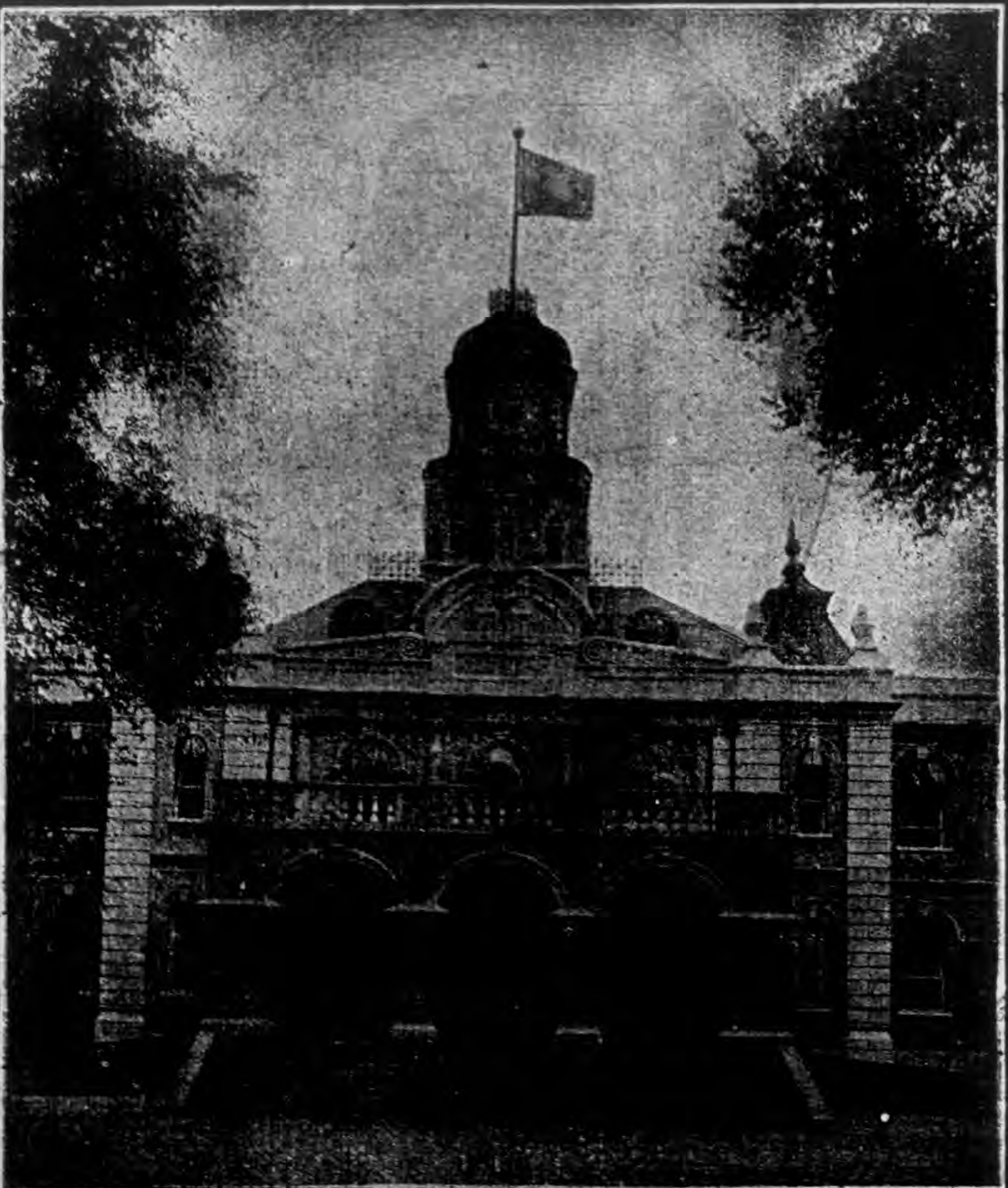


國立北平圖書館

圖書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二日



第五十二期

中央週報

中華民國中央黨部宣傳部印行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本 期 目 錄

一、一週大事述評

二、本週宣傳要點

三、選錄

1. 不知有黨的人僥稱

護黨明明責黨的遺

說救國 胡漢民

四、專載

1. 告全體同志及全國國民書

2. 告二軍團軍將士

3. 馮玉祥禍國害民的罪狀

4. 總理廣州蒙難七週

年紀念宣傳大綱

5. 總理廣州蒙難記

一週大事述評

黨務報告

總理奉安

總理奉安大典已於六月一日告成，此誠我同志我民最可慰快的事情。總理逝世以後，本黨中央承總理遺命，於打倒軍閥之舉，堅毅奮勉，初則劃滅劫持本黨之共黨，繼又一再制裁叛黨禍國之逆徒，本黨何猶是總理遺給全體黨員之國民黨，既未墮奸人篡奪之計，亦未敢腐惡以自取覆亡，四年後之今日，乃得克遵遺命，奉安于總理生前所指定墓地，此實可告總理在天之靈而堪自慰者也。

此次總理奉安實為吾同志吾民對於總理一生至關隆重之典禮，此種盛況為空前所未有。此次總理移柩南來，沿途民衆之殷肅致敬，與夫外賓，各友邦專使，各國民團代表，及仰慕總理之私人，重洋跋涉，遠道負禮恭與奉祭，是衆人心趨向之所同，總理之精神，實已彌漫世界。

此次總理迎柩奉安盛況，本誌將有專號詳載，茲謹簡略報告如次：

總理迎柩奉安自中央決定六月一日後，即積極進行，籌備就緒。林森、陳誠、鄧洪等三人為北上迎柩專員。總理家屬宋慶齡、孫科等於十八日先發到平，總理遺體乃於廿二日移奉銅棺。廿三、廿四、廿五三日在平公祭三日。廿六日晨一時，總理靈柩離魯雲寺奉移車站。是日參送者三十餘萬人。下午五時靈柩由魯開赴南平，廿八日上午十時五十五分到浦口，中央及國府

各機關職員，全國各省市黨部政府代表，各地各界民衆團體代表均於是日九時集合中山路恭迎靈柩。中央委員，國府委員及總理親族則先於八時渡江到站恭候，靈柩抵站後，即在站舉行迎柩典禮，十一時四十七分靈柩上威靈艦過江，十二時十五分靈柩抵行，至下午二時三十分安抵中央黨部，二時五十五分，敬奠安靈於祭堂之內，舉行祭奠。自廿八日起至卅一日均向中央委員及特任官分班守靈。

廿九日為中央委員國府委員黨軍警代表公祭之日，是日自朝至暮各機關代表絡繹而來，祭奠畢至靈前瞻謁。總理遺容。卅日為各民衆團體代表公祭，與祭代表三千餘人。卅一日為各國專使與外賓公祭及總理遺族，總理家屬祭奠，是日上午英法美日十九國專使，羅馬教皇代表，各國僑民分別公祭。下午總理遺體陳少白及日友頭山滿，犬養毅等百餘人致祭，總理家屬孫夫人宋慶齡，孫科及其夫人子女，總理女婿戴鳳妻夫婦及宋子文夫人，孔祥熙夫婦，蔣中正夫婦等五十餘人祭奠。下午四時四十分舉行總理封棺典禮，由總理夫人率孫科，蔣中正，胡漢民，孔祥熙等去致奠親手拂拭靈柩，以釘封棺。

六月一日為總理奉安日。中央、國府及京市各機關職員，各省市黨部，國府各海外黨部及全國各民衆團體代表於上午三時集合指定中山路恭迎靈柩。中央及國府委員，總理家屬親自執銜。總理靈柩於上午四時二十分由中央黨部啓行，九時三十分安抵紫金山下，十時一刻靈柩移奉於靈臺大門之前，即舉行奉

安葬禮，禮畢，由孔祥熙率領橫夫二十名，將靈柩移運墓，安置墓內，十時五十分靈柩安葬完畢。禮祭堂內參加大典人員，依次進墓門，繞墳瞻仰，首由口使芳澤率全體公使，海陸軍高級軍官入內瞻仰，次由胡漢民率全體中委，國委特任官入內瞻仰。繼而集合行三鞠躬禮，由孫夫人率領孫科夫婦，戴恩賽夫婦等前墓門嚴閉。於是舉國哀悼，備極隆重之奉安大典，遂告完成。

中央召集全國宣傳會議

中央宣傳部為明瞭各地宣傳之實際狀況，解決宣傳上之各種困難，以策全國宣傳工作之統一效能，決於六月三日舉行全國宣傳會議，通告已於二十七日電達各省。特別市黨部，海外總支部，直屬支部，各特別黨部及各直轄黨報指定代表，于六月二日前報到以便準時開會。

宣傳是革命成功必備的要件之一。總理告訴我們：宣傳奮鬥的効力，要比「事奮鬥的効力大」。總理以滿清的傾覆，是宣傳奮鬥的成功；民國以後，引出軍閥的專橫，是由於我們不注意宣傳的結果。總理引已往的歷史，詳細證明：「世界上的文明進步，多半是由於宣傳」。我們要極快的完成革命，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因為武力是消極的，用威力來嚇人，只可以用來做破壞的事；宣傳是積極的，用「誠感化人，是做建設事來惟一的方法。所以總理十二年十二月卅日對黨員說：「從今天以後，要請大家注重宣傳的奮鬥」。

我們看看自十五年本黨興師北伐，義師一舉，全國響應，不獨將士捨生致命，馳奔疆場，奮身殺敵；而各地民衆紛紛響應援助，是以本黨乃得不期年而底定長江；要是沒有共黨的暴亂，北伐早已完成是毫無疑問的事，我們知道：這種將士赴湯蹈火的忠

勇，民衆軍食盡糧絕的愛護，就是由於一般的將士與民衆受了本黨主義的感化與薰陶的結果。也是宣傳奮鬥的成績。由此我們更深深地認識我們總理深遠的眼光，與偉大的精神！

宣傳奮鬥對於北伐成功的功績，是值得永遠紀念的，倘使我們能以繼續這光榮的功績，斷的勢力，斷的向前進，革命的成功，當然就在我們眼前。可是，自從北伐完成以後，一般黨員或重蹈辛亥革命後，注重宣傳，把宣傳看做無關緊要的事的覆轍。同時又因黨內的糾紛不已，宣傳沒有統一，以致宣傳的力量不能顯出，而且，或與無意的反宣傳的力量互相抵消。這種是革命很不好，很危險的現象。最近過去的桂系軍閥造反，今日馮逆叛變的發生，不就是我們忽略，怠惰宣傳的報應嗎？蔣主席念日在國府紀念週報告馮逆叛變的事件，會說：「我們平時對於一般將領宣傳不力，訓練無方，使得奉安時發生出這樣的慘事。」

我們全體的同志，尤其是擔負宣傳工作的同志，應該深刻引咎自責！

不注意宣傳是革命失敗的、最大原因，我們的黨，現在雖有全國的政權，革命成功與否，就是在，我們能否以鞏固本黨的政權，能否獲得民衆的同情與擁護。我們能否鞏固政權，獲得民衆的擁護，就全看我們宣傳奮鬥的工作如何。然而要獲得宣傳奮鬥的極大的效果，便先要宣傳統一，有了統一的宣傳，才能發生宣傳奮鬥最大的力量。這次中央召集各省特別市各特別黨部以及海外各上級黨部代表舉行全國宣傳會議，便是從這一點着手，便是解決這個問題。所以這一次的會議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獨與會的

尤應加十二分的注意，督便會議有復好的成績產生出來！

皖魯省黨委 宣誓就職

皖省黨務，自經安徽全省代表大會閉幕後，產生之執監委員候選人，業於五月二日中央第七次常務會議圈定邵華，劉其如，曹明煥，金

維繫，吳醒亞，周燕蓀，徐中嶽七人為執行委員，命凌雲，張德流，孫懷遠，於樹蟄四人為候補執行委員。最近聞各省執委均先後返皖，乃於二十四日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尅日進行工作。

魯省黨務自經中央第九次常會決議：山東省黨務仍委全體撤職，山東省代表大會所產生之執監委員候選人，應即宣佈無效。同時并另加何思源，劉連濤，張金鑑，冷剛峯，閔實甫為該省黨務整理委員會委員，負責整理一切。近聞整理委何，冷，張，劉諸委均於廿一日到濟，二十二日將接收省指委會文件器具簿冊等事，辦理完竣，即於二十三日上午在魯省黨部舉行宣誓就職。全體整理委均一致誓以至誠本中央的使命，尊重魯省七千同志之意旨，將山東的黨部組織整頓的黨，努力消滅一切的小組織。

國內政况

馮逆四 面楚歌

勾結蘇俄，招納共黨，破壞交通，圖危奉安，擁兵割據，反抗中央，嚇使桂系，精兵叛變，吞沒賑款，霸佔賑糧，苛征暴斂，強迫種煙，慘殺民衆，摧殘輿論之馮逆玉祥，自經中央開除黨籍，國府明令緝拿後，全國各地民衆莫不歡幸，紛紛聲討，全國將士更自告奮勇，請纓殺敵，誠以馮逆叛黨賣國，罪惡盈貫，凡聞馮逆之名莫不痛恨切齒，而共棄之。

馮逆破壞交通，退往陝甘，其原來計劃，擬與蘇俄充分聯絡

，繼續以全力攻晉，得晉再圖南進，其用心之毒，實屬之甚，蓋比任何軍閥而卜之。馮逆之胆敢叛變，以為二集團將士均其部下，所得而奴役，以逞私慾，乃不料西北將士轉復乘，石友三，馬鴻逵等深明大義，不願以生命人格為馮逆發展個人野心之犧牲，最近均一致擁護中央，並集中許昌南關一帶與馮逆部隊擊戰。韓電云：急漢口轉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鈞鑒：此次馮逆叛變，經由親率部隊追擊，寢日佔領石關，敵全潰散，嗣因後方形勢緊張，故變更戰略，率部集中禹縣許昌一帶，經於昨日集中，石友三部已抵許昌，現駐鴻達石友三等部皆一致行動，誓擁護中央，誓死救國。石電云：此次韓軍指揮復渠，率師東下，擁護中央，主張和平，義正詞嚴，救國良方，友三遵將所部集中南關，誓與韓軍指揮行動一致，擁護中央，收束軍事。馬電云：督軍所屬馮部，誓以至誠，服從韓座，維持和平，以求良心之所安，現職事部暫至新鄭，以期與韓石會合，一致擁護中央。此後行止，靜候中央命令云云。

桂系軍閥 之末路

桂系軍閥自前週作因歐反攻被我軍痛擊，逆將黃旭初負傷，王恩檢被擒後，逆軍喪風，紛紛潰逃；我軍乘勝追擊，節節前進。據三十一電告：我軍李明瑞部集中肇慶，楊騰輝部三十日乘船廿餘艘上，即在肇慶與李明瑞會合攻桂，刻已過梧州。李白瑞逆知大勢已去，聞風逃遁。據悉李宗仁已於廿八日由香港，白崇禧亦準備向香港方面逃竄。兩廣桂逆不日當可根本肅清。

因憶桂系軍閥在粵割據兩廣兩湖之時，輿勢赫赫，威氣迫人，會饒何時，反革命面目暴露後，乃不堪討逆軍之一擊，即已敗逃，可見人心之背向，固有由也。此次桂系子窮困偏處之餘，

竟與馮逆互相勾結，圖謀最後之一逞，吾人固早已知此為桂系軍閥之迴光返照，行將壽終正寢，今果與曹吳逆同其命運，蓋軍閥之覆滅，乃天演之公理，民國以來軍閥之末路固同出一轍也。今者馮逆叛黨賣國，逆蹟昭彰，其自絕於黨，自絕於民衆，豈又誰待存耶！

各國專使觀見主席

英、美、法、日、德、比、士、巴丹、西、義、和、葡、瑞、波、捷、邦、成、及、古、巴、等十八國參加奉安大典專使，於三十一日上午八時同謁國府觀見蔣主席。觀見典禮至爲隆重，首由各國專使率參隨，行鞠躬禮，主席答禮，次由專使團領袖歐登科代表全體進呈頌詞：茲值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孫中山先生奉安之期，本專使團膺命前來參加大典，以伸敬意，得此機會與貴主席在此相敘，誠爲中華民國統一告成以來，第一次之親見，不勝榮幸之至。本公使代表公使團敬祝中華民國國運昌隆，并貴主席福體康健。

次蔣主席致答辭：頃以總理奉安大典，承貴國元首及政府各派專使代表前來參加，此非特 孫總理在天之靈 哀榮備至，深及九原，而中國全國國民，亦同此感荷，用敢代表全國，謹至歡迎，並答謝忱。

答詞畢，蔣主席由王外長介紹與各國專使握手寒暄。嗣全體專使隨員肅立，向主席行禮，主席答禮，乃退。

同日羅馬教廷專使亦於上午九時親見蔣主席，禮節與親見各國專使同。羅馬教皇代表剛恆毅頌詞略謂：此次得東京參與大典至爲榮幸，並承貴主席優予招待，益深感荷。謹代表教皇陛下，恭祝貴國和平統一，國運昌隆，貴國 孫總理所遺嘉謨，今已卓著成效，此後必當益臻隆盛云云。蔣主席答詞云：茲承教皇派貴

專使前來參加總理奉安大典，不勝榮幸，謹代表中國國民對貴專使虔誠歡迎，並致謝忱。

國際要聞

奄奄一息之賠款專家會議

此次在巴黎開會的賠款專家會議，據一般人的推測，本難有成功的希望。特因格魯索提出的辦法之提出，頗有一點轉機。但是這轉機是過渡的樂觀現象，不久又被黑暗遮住了：德國方面，除提出保留條件外，對於湯氏的辦法，大抵尚能接受，並願本此爲討論的基礎。無奈英國對此，極端反對，因爲依照這備提議，費斯德會議的賠款分配辦法，使英國獨蒙損失，英國自不能承認。賠款會議，因此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本刊已于前四十九期中，詳細論說過了。目前的賠款會議，完全沒有生氣，幾乎使人十分失望。德國報紙 尤抱悲觀，以爲協約國最近提出的賠款數額，遠超過湯氏所擬之上，爲德國所不能負擔。德代表沙德博士，已向協約國代表堅決表示，謂協約國方面關於湯氏計劃所提出的對案，絕不能使德國同意。德代表絕對不能接受，今後繼續談判，必須以湯氏計劃爲基礎，並加入德國的保留條件方可。請協約國方面，與以明白的，答覆。沙德博士這補口吻，已經把德方的真實態度表示給協約國，使他們明白：賠款問題的解決，不單視協約國要求數額之多少爲定，也要問問德國是否能接受他們的要求，否則一方慾望難填，一方無力負擔，結果還是沒有解決的可能。德國派往巴黎的專家，代表伏格勒氏近已向政府正式辭職，外國傳聞伏氏曾在愛森受實業界的壓迫，所以才有辭職的事件。其實伏氏根本反對湯氏的調停計劃，以爲湯氏所擬的數目，決非德國所能

力所能償付，現在協約國更提日比揚氏計劃較大的數目，故伏氏辭職以示抗議。因此會議的空氣十分緊張，有謂賠款會議即將破裂，有謂將休會至本年秋季，總之會議的前途，確已走入十分危險的時期，一切困難問題，異常複雜，恐非一時所能解決。一般人所認爲極關重要之三大難題，已足使各國代表束手無策：（一）歐戰期內，在比國所發行的德國鈔票，因爲戰後德鈔狂跌的緣故，有人在德國購取鉅額的舊馬克票秘密運到比國，現在比國政府手中將來對於此項鈔票如何處置是一個頂繁雜的問題，（二）如果賠款會議能定下一個新的賠款計劃，那時新計劃的實施日期，仍不免要發生爭論，因爲新計劃一經議定，德國方面必不肯再照舊計劃執行。於若干時期之內，繳付較鉅額的賠款。（三）各國既主張設立國際銀行，把賠款實行商業化，德國自然主張把賠款的贏利，用於最後二十一年的賠款中，但協約國却不願德國分享這項利益，所以關於賠款贏利的分享問題，協約國與德國之間，不容易得到一個調解的辦法。上述的三大難題，如果不能逐一解決，賠款會議的決裂，爲期必不甚遠，在開會之初，一般人以爲會議的難題只有賠款總額和償付年限的決定，但現在除了這些問題以外，又加上三重糾紛，愈使賠委會無法應付。目前會議如欲避免決裂的危險，只有兩個途徑可走：（一）德法兩個代表共謀妥協。五月二十六日德法兩國代表鑒於形勢之危迫，乃舉行特別會議，雙方於萬難之中，尚有不欲決裂的希望，要想在雙方代表會晤的時候，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如果這種努力能得到成功，會議或不可至於決裂也未可知。（二）把困難的問題延宕下去。現在一般人以爲與其聽會議決裂，不如把目下不能解決的難題留待下次各國政治家的會議裏去討論，像這樣延宕下去目前的會議便不至有

國際勞工大會近訊

決裂的危險。這兩個避免決裂的途徑，雖似乎都走得通，但從過去的經驗，來預測將來，仍恐意料之外，枝節叢生。因爲賠款問題，除了德法兩國以外，其餘各國，也有很大的利害關係在內，即使德法代表能達到相互的妥協辦法，他國代表是否一致贊同，是一個問題，譬如上次英代表的反對，與楊格計劃以重大的打擊便是一個明證。至於把難題留待下次政治家會議來討論，無異認專家會議爲毫無結果。而且此次不能解決的問題，留待下次討論，誰能斷定下次會議，必能解決這些問題呢？假使仍不能解決，那麼賠款問題，真是夜長夢多，不知將來還有什麼變化發生呢。

勞動問題，在今日工業積極擴張的世界環境中，自爲最重要的事件；而且隨產業的發展，機器的進步，和工作情狀的不同，勞動界有許多問題，應當重加考慮，迅速改良，以適應新環境的需要。國際勞工局，便是爲調查勞工現狀，研究勞工問題，並辦理勞工事件而設的機關，據該局的調查，現在歐洲各國的職工，人數已很不少，而尤以德國爲最。德國自歐戰失敗以還，國內的經濟組織雖受了極大的影響，但德人勤奮努力的結果，工業漸呈復興的氣象。現在德國的職工，約有五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三十二人；此外法國有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人；俄國有三百九十七萬九千八百九十六人，捷克有四十一萬人，比利時，瑞典，挪威

，丹麥，瑞士等國，都各有十四五萬至二十五六萬人不等；英國單就打字員和書記計算，已不下一百一十二萬五千人，鋪店裏的夥計和掌櫃，約達七十六萬三千人。單從職工人數上觀察，已知這歐洲勞動問題的重要。又該局關於工作時間的調查，謂各國對商業性質的企業所供用的，職工，規定其工時的法例，計有三十一種之多，大部份係規定一日八小時，每星期為四十八小時。也有些國家所規定的時間比較更短：譬如荷蘭規定每星期四十四小時，波蘭每星期四十六小時，立陶宛及蘇俄，則規定每日六小時。各國立法的歧異，便使國際勞工，不能得到同等的待遇；而且工時長短的差別，或由於各國經濟狀況和他種習慣的不同，所產生出來的結果，欲從各種參差不齊的勞動環境之中，找出一個公共的標準，亦確定國際勞工的工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現在第十二屆國際勞工大會，已於五月三十日在日內瓦開幕，這便是解決國際勞動問題一個重要的關鍵。此次與會的代表，計有五十八國，代表的資格，從性質上區別，約分三種：即（一）各國政府派出的勞工局代表，（二）各國資本家聯合會的代表，（三）各國勞工聯合會的代表。大會的目的，在商訂一種萬國的勞工協約，使全世界的勞工在法律上及生活上，都得到同等的地位。因為這種協約的內容，所牽涉的非常複雜，必須分門別類加以研究。

現大會已把急待解決的問題，編製議程以便次第討論。開議程上第一款為勞工的安全問題，第二款為專在船隻上裝卸貨物的工人，不得過於勞苦，致礙衛生問題，第三款為對百種勞工的工作時間問題。第四款為取締強迫勞工的制度。關於第一款勞工的安全問題，已由國際勞工事務局擬訂了一個產業災害預防勸告案的綱要，大致主張由勞資雙方及監督官代表合組研究機關或委員會，來探究災害發生的原因。關於此種災害統計的搜集和發展，各國須與事務局保持接觸。除了物質的條件以外，並顧及工人的年齡，性別，時間，衛生，工作地點的光線和溫度，工資支付的方法及休息日等問題，對於臨時救急，主張醫藥及病床等之設備。大會對於此項議案，也主張訂立國際的協約，把預防危險的辦法，作一個普遍的規定。關於第二款，大會擬訂立專條，規定工人每次提攜或負荷的重量。關於第三款，則擬用協約規定八小時限。關於第四款，大會主張根據勞工工作自由的原理，禁絕一切含有奴婢性質的強迫制度。綜觀上述各項，可知此次勞工大會的結果，影響於勞工界的幸福，必非淺鮮。不過大會的議決案，是否能在與會各國見諸實施，使世界勞工得到實際的利益，那却是一個疑問，尤其關於工時的問題，各國很難一致，所以事實上不能不與大會以許多的困難，這是可斷言的。

中國能不能用馬克斯的辦法

總理說：

「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斯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斯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斯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斯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而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樣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行馬克斯的辦法呢？所以照馬克斯的黨徒，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是不可能的。我記得二十多年前，我在廣州做學生的時候，西關的富家子弟，每年到冬天，總要穿皮衣，表示他們的豪華，在天氣初冷的时候，便穿小毛，稍覺再冷，便穿大毛，在深冬的時候，無論是什麼天氣，他們都是穿大毛。有一天他們都是穿了大毛皮衣，到一個會場，天氣忽然變暖，他們便說道，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北風便會凍壞人民了。照這樣說法，以不翻北風，便會凍壞人民，在他們的心裡，以為社會上大家都是穿皮衣穿，所以不翻北風，大家便要受熱，是於大家衛生有害的。其實社會上那裏個人有皮衣穿呢？廣州人民在冬天，有的穿棉衣，有的是穿夾衣，甚至於有許多人只是穿單衣，那裏還怕不翻北風呢。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斯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斯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的口。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斯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斯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着。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斯之意則可，用馬克斯之法則不可。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防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這種辦法，才是正當解決今日中國社會問題的方法，不是先穿起大毛皮衣，再來希望翻北風的方法。」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宣傳要點

一、總理於七年前六月十六日在廣州蒙難，是因陳逆炯明與北方軍閥勾結，思圖破壞北伐阻撓革命勢力進展所致。

二、總理既發覺陳逆部隊進逼總統府，猶不肯輕離職守，欲以死殉國；迨身處亂軍中，仍復置生死於度外，從容不迫；後既安然脫險，仍自指揮士卒躬冒鎗彈，計劃勦亂工作。此種革命的大無畏精神，實為吾人所宜矜式。

三、經此事變而後，吾黨同志，益自奮勉，故終能肅清陳逆、解決楊劉，撲滅曹吳，以統一全國。即繼起之南北新軍閥，亦於俄頃間加以平定。此非總理廣州蒙難時偉大精神之感召，曷克臻此？

四、紀念總理廣州蒙難，吾人應當防止共產黨之灰色政策，防止假革命份子之投機取巧，制裁無聊政客之播弄是非，使黨內意志得以統一，力量得以集中，以一致努力於三民主義之實際的建設。

五、紀念總理廣州蒙難，尤應一致擁護中央，以樹立強固有力之中央政府，而永久消弭叛逆之繼起。

選 錄

不知有黨的人偏稱護黨明明賣國的還說救國

胡漢民

——「八年五月二十日在立法院演講——

現在所謂同志，大概可以分成文武兩類：文的是長衫同志，武的是武裝同志。這兩類同志的好歷史，要造成功都恨不容易。所以每個同志，對於他自己的歷史，必須十分寶貴；只能努力去發展它，而不要糊糊塗塗地把它弄壞了。例如武裝同志中的李任潮等人，兄弟會再三對他們說過：「你們以前有那麼多的機會，造成自己的歷史，很不容易，以後應該爲黨爲國，多多努力，以實國的歷史爲歷史」。單以任潮而論：他從前接收郭仲元的軍隊，做成他的部下的很好的基礎，後來蔣先生很信用他，使他做了許多工作，他便有了更好的憑藉去爲黨國努力；在去年去敵軍中，他對於革命，也有相當的勞績；去年在廣東辦理共濟的善後，總算在短時期中，就把廣州的一切弄安定了。兄弟告訴他：「你這種歷史，極不易得，應該加以特別的培養。假如你不自愛惜，而見異思遷，或者不明瞭革命的方法，而所見不廣，隨便亂攪，那就會把以前的歷史斷送掉的。每一個人，如果他自己寶貴他的歷史，任何人都不能毀壞他的一毫，如果他自已毀壞自己的歷史，任何人也不能替他救護下來。」兄弟並且把自己的經過告訴他：從前追隨總理，鼓吹革命，稱滿清政府攪，稱保皇黨攪，民國以後，聞袁世凱攪，同其他軍閥攪，以至於在廣東同莫榮新陳炯明攪，楊劉的時候又同楊劉攪，沒有一次自己不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和

革命的軌線上，沒有一個時候覺得自己以往的歷史已經很够，今後可以隨便一下的；也從不想到姑且亂做一次；到不得已時再借以往的歷史來掩護目前的荒謬的。任潮總算是兄弟的學生，兄弟這一點至少是可以供他取法的，無奈兄弟雖言之諄諄，而他終於聽之藐藐，這真教人覺得遺憾了！

如果一個人的志趣常常會變的，或到了什麼時候就一定要變，不能有恆久堅忍的操守，這種人雖已往或目前曾經信仰主義，努力革命，我們對於他也只好認爲一個朋友，而不是一個同志。在我們相熟的人之中，實在不少是長衫朋友，與武裝朋友，但他們却都是同志的器具，可惜我們往往被誤殺了。即使讓透他們的忠實，因爲他們過去有相當的歷史，心上總希望他們改過遷善，終於和我們做個同志。那知他們既已虛偽，能如我們希望的很少，豈不可憾嗎！朋友與同志之別，不僅兄弟這樣想，這樣說，記得總理在民國十三年粵軍回廣東時，曾經說過「粵軍在革命過程中功績不能算小。剛由廣州撥開出發到福建，又由福建回到廣東，以北伐出發到桂林，又回廣州組織兩湖到江西，更反攻韶關，經江西而到福建，又由福建回來。經過這麼多的奔走戰鬥，不能算是不努力了。但是我們還不放放心，我現在還預備把「革命軍」的名號加在你們身上，恐怕你們還不够，你們還要努力！」由此可知在總理心上所謂「革命者」，或「同志」與「非革命者」，「

非同志」，其中的分別是非常之嚴的。大概要真正能够接受他的主義，永遠去實行，永遠在革命的立場上，黨國的立場上做人做事，才能算是革命者或同志。民國十三年總理對於那樣努力的專軍，尚且不加許可，那麼我們現在所接觸的許多人中，有些對於革命的努力尙離那時的專軍遠甚，我們又如何能不看看明白，誰是朋友，誰是同志呢？

當同志變成朋友時，已經十分不快人意了，如果朋友再一變，而為不是朋友，那就更糟！照總理的意思，雖會革命而努力的程度未至的，就得暫時被認為朋友，如果連努力也說不上，簡直是懶不革命，反革命，那還能夠他是朋友嗎？長衫同志，如果一變而為政客，武裝同志，如果一變而為軍閥，那還是我們的朋友嗎？我們試想：從總理推倒滿清創立民國，將近二十年，何以國家的一切還沒有弄好？除掉帝國主義由外面壓迫過來以外，自己國內最胡鬧最禍國殃民的是什麼人，就是文的政客，武的軍閥。我們假如抓住一位長衫同志問他：「你將來是不是想效法民國以來的那些反覆無常的政客呢？」他一定表示得很絕決的不效法他們。又假如抓住一位武裝同志問他：「你將來是不是想效法民國以來的那些軍閥呢？」那一定也表示得絕決的不如此。實在政客與軍閥兩種人，為毒吾國吾民已深，誰也知道他們不是好東西，不但好的人，不願人家隨便說他是政客軍閥，就連由旁人看來，確實已是政客軍閥毫無疑義的人，在他自己，也絕對不承認是政客軍閥，甚且他們真的自己還不會知道自己已陷於這種絕境。

假如我們要表明政客軍閥的不對，我們先要給身為政客軍閥的人一面鏡子，讓他們自己照照，而無可遁形。這種鏡子就是主義。凡不懂主義的人，一定也不識有黨國；他所懂的，只是他箇

人的利害而已。他的努力奮鬥，是由他個人的功名心，權利慾上發出的，而不是從革命與主義上，或黨國的立場上發出的。拿這面鏡子，如此的去揭照我們的環境，這種人在我們的朋友裏面恐怕很多很多。他們的行徑，往往今天跑到這裏，明天跑到那裏，在滿清時，他可以保皇，到了民國，他也可以做研究系，甚至於有一個時候也會加入本黨。等了本黨有了政權，便老實不客氣的跑出來，算是老黨員。他們可以很厚顏的說：「我們從前名為保皇，其實就是革命；名為研究系，其實也是革命的。」須知世界上的一切的真相都映不了人，何況革命！所謂政客軍閥，無論今書都是一種形體，一副精神好像從一個模型裏鑄出來的。即如軍閥的模型，早已雕好了。我們細看北方從前所謂督軍團裏的人物，和後來的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等等，和南方的唐繼堯，陸榮廷，莫榮新，陳炯明等等，其間有什麼分別？他們是前後加出一轍的，是一塊雕版上印刷下來，絲毫也不差的。就是最近桂系軍閥的一切思想行動，與那個模型又何嘗有異！前天有一位新聞記者問兄弟，軍閥的定義究竟怎樣？兄弟說：軍閥是用武力來做他的門戶的人，這種門戶裏所居的只有他的一姓之私，有些外人投在他的門下的，就要做他的私人才行，所以用槍桿子搭起門戶來的。就是軍閥。這是極簡單明確的定義。可是他們有他們的模型，而我們也有我們的鏡子，他們的模型是以槍桿子造成私的門戶，而我們的鏡子却是天下為公的主義。這兩者之間，有着一條十分顯著的鴻溝，絲毫無從牽混含糊的。

更有一種人，他也會參加過革命，他也會以他的行為博得一部分人甚至一般人的信仰，他似乎也在主義之中，但他依然是一個軍閥，教一般人上了當，後悔不迭，這是多麼討厭的事呢！不

錯，這一種人的確專門施行小惠，留心小節，來作偽欺人，被欺者誤認他爲革命，便誤認他的行爲也是發自主義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幾乎把革命與反革命的鴻溝填沒了，實在不可不辯辯明白。我們看人，最要緊的要看他的大節，不要被他用些小事蒙混過。有些人專門注意小節的，大處往往靠不住。這裏舉陳炯明來做個例子，陳炯明是非常注意小節的人，記得他在廣東時，兄弟和他兩人，都穿了一年多的藍竹布長掛，無論冬夏，都是這樣。在兄弟當時並沒有什麼別的意思，不過穿這一件衣服，既沒有什麼不方便，也未嘗不可，並非要人家誇兄弟節儉穿的，並非在那裏矯揉造作。兄弟以爲節儉不備在一件衣服上，要全部的生活有一個適當的節制。至于陳炯明所以穿那件衣服的原故，就不然了，他平常穿鞋子總要穿得鞋頭通了，腳趾露出兩個來，他還是不肯換。一次有一位他的親戚到兄弟面前來報告說：「都督陳軍長的鞋子穿通了，腳趾已露出兩個了」，兄弟說：「那爲什麼不買過一雙？難道他連買鞋子的錢都沒有麼？這未免太沒有意思了！」那人回說：「他是不願意穿新鞋子的」。大家試想：他這些地方是不是有心作偽，專去騙那社會上莫名其妙的人說他一句好話呢？兄弟敢說：自己出生以來，對於中國舊倫理道德，從來沒有什麼違背過；但這不過個人的操行習慣，用不着扮演什麼戲劇去給一看的。扮戲終有下台卸裝之時，像陳炯明的鞋子雖不願穿新的，而失敗以後，却有幾十萬塊錢去買南洋樹膠園，豈不是唱戲到了唱完的時候，遷出他的本來面目了嗎？而且他未到下場的時候，已在海豐造了所極大的房屋，題上「將軍府」三個極大的字。當時一般同志發現他有這麼一件事，無人不傳爲奇談。我們試看除了北方的軍閥不算，南方的人恐怕只有他和陸榮廷兩個各有一座什

麼「將軍府」呢？向來以克己節儉爲名的陳炯明，竟會有這種行徑，可知他嚮來的克己節儉是真是假，爲私爲公了。他從來待人沒有誠意，除了海豐人以外，別處人幾乎完全不相信。到後來連海豐的人也不很相信了，便專用些親戚故舊。所以兄弟曾用三個字判定他這人的好處，是「勤，緊，勤」，又用六個字去判定他的壞處，是「多疑，多私，多詐」。不過三個字的好處，實在比不上六個字的壞處，而且彼此差得太遠了。像陳炯明這樣做軍閥，是軍閥之中很會做的，他們除掉直接羅致許多槍桿子以外，又用其他種種方法，去造成他們槍桿子以外的勢力如施行小惠，姑姑小節，造成一般人對他的盲目的信仰，然後等待時機一到，他便好格外運用他的槍桿子去作惡了，因此，我們可以把軍閥分成兩種：一種像張宗昌等，於普通擅作威福以外，便在煙賭賭，是比較幼稚的；一種如吳佩孚，陳炯明之流，在擅作威福之中，而能作偽欺人，是比較高明的。論起罪惡來，這種高明的軍閥，因爲他對於權利事業的豪華之外，又加以巧偷，上他的當的人格外多，被他蹂躪的地方格外廣，所以比那種幼稚的軍閥，尤其罪大惡極；但是這種軍閥憑他再會作偽些，他終於逃不過最後的戰穿紙老虎。因爲他在作偽，而別人在率真，他不革命，而別人在革命，他不求實現主義，而別人在求實現主義，這些是極矛盾的極不相容的。如果誰靠戴假面具生活的，終有一天事實逼得他非扯掉面具現出原形來不可。如今又有一個這種高明的軍閥，完全現出原形來了，大家注意：國家又有這種新的作偽的軍閥發生，誠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他的作偽，到了現在，已經揭破，原形已經現出，不至再延長下去，使國人民受他更大的害，總算是一件不幸之幸。現在且把這一位軍閥的顯露原形，擇要說一兩點：「這

位軍閥在原形未露以前，憑他作偽的工夫精到，也曾參加革命，也曾奉行主義，並且中央已任爲委員，予以一部分很重要的工作；對於國家的統一與建設，對於主義與方略的推進，他通通應負在中央地位的責任的，而不料如今黨的紀律，國的綱紀，由他一個人來破壞了，國家的建設，主義的推進，也由他一個人來阻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在中央的其他的人，嚮來是一本總理親愛精誠的遺訓，與他相處的有時竟委曲求全的優容他，而不料事實上適得相反的結果，職在中央，屢次宣誓服從的人，對於中央的命令與決議，竟一切隨便的反抗起來。桂系軍閥謀叛國家，中央討伐桂系，反說中央有傷和氣。試問不傷和氣將如何？勢非像他這樣同謀叛國不可了。中央叫他接收濟南，乃先以兵力不足推諉，繼則因得不到青島海口，就擅將所部隊伍撤去，且把省政府職員機關的公用物，地方的團防槍枝，都一概帶走，這是什麼行爲？中央嚴令禁烟，而山東河南陝西等處，却示軍隊強迫各縣種鴉片，西北奇荒，政府特設賑災委員會，撥撥公債數百萬，又募捐數百數十萬，而各地飢民併未受惠。如漢中三原等處，隆冬之時，其購買軍火飛機之款，則動輒數十萬，不知從何而來，是何居心！漢平隴海兩路幾多處鐵橋山洞，其工程需費數千萬，從前吳佩孚所不敢毀壞者，現在一日全行破壞，使國家交通建設上受空前未有的損害。凡此種種行爲，禍國害民，重見疊至，還能說是救國嗎，如此而猶以「護黨救國」四個字來做招牌，真教人齒冷了！所謂救國的行動，我們已經領教過，現在試看護黨的行動又如何。所謂「護黨」的「黨」究竟是國民黨否？這位護黨的先生，是否已經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和本黨發生過幾多關係？假如剛剛加入國民黨沒有好久，又忽然不願聽國民黨的命令，那老實

就聲明脫離黨籍好了，却說什麼「護黨」呢？本黨有四十年的歷史，與一切惡勢力奮鬥至今，未曾停息，用不着一兩個人出來擁護，尤其不要這些違背黨義，破壞黨綱的人來擁護。至於縱橫捭闔，反復無常，多慾寡義，無所不爲的人，更不用說了，所以這種人的護黨，絕不是護國民黨，而他的救國，也絕不是救中國。這不待兄弟來說，隨便去問那一位本黨的忠實同志，或一般明白事理的國民，是無人不洞知的。凡是國民一份子，假如現在果真有志救國，應該如何的使人民的生活趕緊安定，趕緊休養生息，應該如何的去努力建設，從事教育等，尤其要如何的一致對外，去求取消不平等條約。照他們現在這樣行爲，假如算是救國，那麼張宗昌等不久在膠東的搗亂，也可說是救國了。張宗昌等的搗亂，無非是破壞國民革命，替帝國主義者作工具，去恢復他個人的特殊勢力，享受他個人的特殊權利，所以拚命的在那裏胡搗，可是他還沒有肩起「護黨救國」的招牌。這位自命護黨救國的先生，背叛中央，破壞統一，割據地盤，勾結異族，與張宗昌孫傳芳等人的分別何在？大約就在他是始終作偽的人，作到如今又大大地僞一下，一肩起一塊「護黨救國」的招牌來欺人。但是黨非他的部下，國非他的私有，如此果欺得人嗎？恐怕不容易吧！

兄弟覺得什麼事情與其責備人，還不如先責備自己，我國自從去年北伐完成以後，何以至今真實的統一還沒有能實現？何以和平的統一至今還不能做到呢？這就是我們該先責己的地方了！兄弟以爲我們一定要先真正統一，然後才能永久和平。真正統一如何做到？根本要從思想統一做起，最小限度也得把黨的紀律，國的綱紀，振作起來才行。而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這層，難怪不得統一，不得和平了。不能努力整飭綱紀，就是中央應該自責的

最重要的一點。兄弟是擔任中央任務的一份子，據兄弟的自檢，中央此外還有幾個缺點：第一，中央目前所忙的；還是治標的多，而治本的少。對於逐一的瑣碎問題，更加臨時的問題，統統要去解決，弄得一定很忙迫，很煩苦，而對於解決根本問題的精神，却被分散了。如怎樣從速進行國民心理上物質上的建設，怎樣把國民的知識提高，生計弄好；都是極緊要的事，可惜都被許多治標的事情耽擱了。第二，中央有許多地方過於鄭重，未能當機立斷，而把事情醞釀大了，知道不能再耽誤了，才去決斷幹一下。但是到了此時，事情每每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辦理起來很棘手了。不能防患未然，消弭變亂，是容不容辭的。第三，中央因為尊重民主集權，許多事情不願專斷，總想徵得各下級機關，各部分人的意見，以廣採擇。如此十分顧了民主，便輕忽了集權的作用，而減少了國家一種中心的力量，因而事情之中，多出糾紛來，進行緩慢，而效能不著。這三點兄弟認為實在是中央目前的缺點，應該趕緊設法糾正的。中央對於一切事情，應該處於領導督促的地位，事情該怎樣辦便怎樣辦，沒有遷就，猶豫，商量的餘地，至於以往所以犯了這三種毛病，其中也教有苦衷，或者也會得一般明白大體的人的諒解。就如，雖作偽的軍閥，在他們口口聲聲，服從黨義，服從中央的時候，中央縱有所覺，也不好據以求全，不然，豈不格外要被人責備專尚武力，不善息事寧心了嗎？中央原應隨時行使他的最高權力，統御一切，命令一切，不靈如此，有許多地方對人不去求全責備，而對事却要委曲求全，豈非無可如何，有不得已嗎？

後面三個缺點，應由中央本身趕快糾正，至於前面一個整飭紀綱的問題，却不但中央要努力，全體黨員，國民，都要努力。

要紀綱迅速整飭，非大家一心為公，而犧牲私意不可。照總理所講：「凡是政治團體中，各個分子是沒有自由，沒有平等的」。已經公布的法令，已經決議的案子，不能搖動絲毫，大家要絕對的遵守，如此團體有了自由，有了平等，四萬萬羣衆在一個步驟下活動起來，無論對內對外，大事小事，都增加了效能，這就是整飭紀綱的結果了。所謂犧牲的精神，凡為黨員。凡為政府服務人員，格外要充足平時言論行動，萬不能貪圖自己的便利，而不想到自己的職守，與所處的團體。至於一般國民的守法為公，則有賴於社會卜造成一種輿論，去領導他們。同時有了這種輿論以後，也可以幫助政府去監督官吏，使有勢位而懷抱野心的人，有所憚而不敢為。

總之：我們目前的重要革命工作，是迅速掃除軍閥。如果讓軍閥多存留一天，一切利用軍閥，以及為軍閥所利用的反革命的力量，便通通會集中起來，去鞏固反革命的戰綫。總理在推翻滿清之後，就鑒定他的工作是掃除軍閥。總理在曹吳一度倒台以後，曾說要使曹吳同樣的人不能繼起。我們到了現在，這種工作更為重要，對於軍閥，不能等他發生了一箇，打倒一個，是要掃除它的根株，絕滅它的種子的。如果開積極的政策如何，編造會議的議案就是十分對症的藥方。服從了這個決議案，才得路上和平統一的路徑。訓政時期以黨治國，一切力量無非黨國所有。從前政客每每倚軍閥為靠山，軍閥每每視政客為謀士，彼此狼狽為奸，已十幾年於此了。到了現在，所謂狼與狼，通通無生存餘地了，假如還有人要演吳佩孚，陳炯明，那樣的把戲，只有失敗得更快。我們對於黨國的叛徒，是沒有說話的餘地的，還是向我們的同志或是朋友，將這句話再說一遍吧，就是「穿長衫的不要變成政客，穿武裝的不要變成軍閥，大家要愛惜自己的歷史，而不要拿來出賣。」

中央宣傳部

告全體同志及全國國民書

此次桂系軍閥稱兵謀叛，中央迭據諜報，馮逆玉祥實陰預逆謀。中央以去惡除慝，宜先就逆跡已著者加以制裁，對於巧猾反覆之輩，猶冀以討逆軍事之勝利，戢其逆謀於未發。不圖馮逆竟僥倖陝中，密修戰備，中央迭召來京，始終罔應，更復擅移軍隊，毀斷交通，逆部劉郁芬等公然通電，毀祗本黨，馮逆並以偽護黨救國軍西北路總司令名義，通告國際，以交戰團體自居，是其謀危滅國，情罪已彰，業經中央決議永遠開除馮逆黨籍，授權政府，依法嚴懲。溯自本黨開始北伐，備歷艱難，去年統一完成，方謂與民休息，得以遵照總理遺教，積極進行建設，以解人民之痛苦。乃黨外反動勢力甫告收平，而黨內假革命之叛徒相繼竊發，桂系馮逆，發露雖有後先，行動實相呼應，黨國多艱，至此已極。爰將馮逆破壞黨國之行動，背叛革命之罪惡，及中央決心剷除馮逆之意義，為我全體同志及全國國民剷切道之。

(一)

馮逆自民國十五年加入本黨以來，陽稱服膺主義，共同革命，實始終未改其封建軍閥之習性，常思投機取巧，以求滿足個人慾望。當民國十六年甯漢分裂之際，馮逆一面與徐謙鄧演達等勾結為奸，極意挑撥，一面復陽作副人，主張集會開封，以顯其舉足重輕之勢。二次北伐之役，師行在途，攘功爭名，百般要挾。

泊乎湯山會議，初則遲遲其來，繼則鞅鞅而去，凡以燻示矜異，無所不用其極。中央以其頑隘固陋，由於未聞大義，特於五次全會，令其列席參加，國府成立，復昇要職，原冀其長駐革命之首都，沐浴本黨之主義，以自納於正軌。乃馮逆居京數月，對於中央政務，罔有獻益，唯以貪婪要索，百計取盈，地方庶政，則把持不交，編會決議，則置之不問，擴充私軍，厚植勢力，吞沒公款，私購軍械。中央月濟近百萬，而所部常苦凍餒，各方輸送賑款，私購軍械。而陝甘飢饉仍不免於人相食。去冬託病離都，即已隱懷異志，桂逆亂作，譁張為幻，以武漢奠定神速，未及發動，遂復因計輸誠，伴為服從，而指索地方官職為酬，所求不遂，謀逆更急。近月以來，封存糧食，吸取現金，屠戮回民，誅勦異己，豫陝甘諸省，頓為愁慘恐怖之空氣籠罩。繼復令孫良誠棄職西行，撤韓復榘撤鄒北移，隴海平漢兩路，炸軌燬橋，恣行破壞，凡所舉動，無異病狂，人民之所渴望者為和平，而馮逆不惜為和平之敵，革命之所祈求者為統一，而馮逆悍然為統一之梗。及最近劉郁芬等之通電披露，而其破壞革命之夙謀，益昭然而不可掩矣。

(二)

假革命與反革命，相去原祇一間，而假革命之最後歸宿，必

出於反革命之一途，馮逆出身軍閥，罔識主義，唯欺詐之技，夙所擅長。自其誓師五原，貌為慷慨，革命名詞，常不去口，不獨同志易為所蒙，即中央亦常欲施以威格。期成革命之干城。此次假幕畫揭，本黨同志或將驚惋於其改變之速，且馮逆明明揭反叛之旗，而僭託於護黨救國之名義，更不知將造作何種之簧鼓以惑內外之觀聽。實則吾人欲判斷馮逆加入革命之真偽，祇須檢閱下列諸端，即可明瞭；一則本黨革命，以總理遺留之主義為依歸，凡目中無總理者，即其心中無革命。馮逆當此奉安典禮即將舉行，國際賓客，千里戾止，而炸路燬橋，既不惜震動全國，復使西北民衆，無由參列。總理之葬儀，是其用心何在，即已可見一斑。且馮逆勢力下之各省，凡通衢所標，報紙所載，皆祇見有所謂馮總司令之格言，而不見有總理之遺教，甚至團體機關，皆高懸馮逆個人之小像，封建惡習，擬於小國之侯王，信仰總理服務遺教之為何，革命者豈如此耶？二則本黨革命，旨在剷絕軍閥，不使滋生，故軍隊之政治訓練，注重於黨的武力之造成，以保障革命之利益。馮逆治軍，則唯結以私人之小惠，隨以不測之嚴罰，使士兵心目中只知有所謂馮總司令而不知有他。其對部下將佐，亦復叱咤箠罰，視同奴隸，積威陵礮之目的，唯在造成絕對的私人工具。此次襄陽所部，恣為反叛，蓋早見其準備於平時，革命者豈如此耶？三則革命目的，唯在解救人民，亦必灌輸人民以主義。馮逆勢力下之各省，表面雖教育宣傳，應有盡有，實則其麻醉民衆，亦猶其麻醉士兵。黨務工作之人員，常被壓迫，人民對於主義之認識，常被頌馮功德之惡宣傳所遮斷。口頭日以愛民衆為號召，而苛捐勒索，名目繁多，強迫種烟，吸收地幣，坐令農產減少，物價騰高。此次裁扣賑糧，燬斷交通，徵發

蓋藏，擴充軍實，尤使人民痛苦，如火益深，讀豫省人民之通電，可為酸鼻，革命者豈如此耶？革命者貴光明磊落，而馮逆則欺詐反覆，慣弄陰謀。本黨之精神為親愛團結。而馮逆則陰險猜忌，無所不至，至如刻苦嚴正為革命同志必具之德性，而馮逆獨以嚴格生活聞於天下，可知其非衣惡食，貌為勤苦，即在生活小節，亦罔不有作用於其間，果使馮逆表裏統一，真能屏絕腐化，忠心革命，何至與極端反動之桂系軍閥相結納。昔陳逆炯明當逆運未彰，亦黨飾為偽善，以欺同志，獨總理洞燭其奸，謂為終不可恃。馮逆生平之所為，其只知有個人而不知有黨，正猶當日之陳氏，有便子己，雖萬惡之共黨，亦可相與提攜。不便於己，雖本黨忠實同志，亦不免於殺戮或迫逐，觀於豫陝甘革命青年流亡在外者之衆多，即可知馮逆今日之反叛革命，為必然之勢矣。

(三)

自本黨完成統一，凡我國民，罔不以奠定和平實施建設為望於本黨。自非殘酷陰狠之共黨，反動勢力之餘孽，帝國主義之工具，斷無於此時存心破壞以延長人民之痛苦，阻礙革命之完成。桂系軍閥稱兵謀叛，業已遭全國之唾棄，速自身之覆亡，馮逆玉祥投機伺便，妄以桂逆末路之掙扎，認爲絕好作亂之時機，其爲自尋斷滅，更復毫無疑義。况西北將領，不乏明義之人，馮逆以炸斷鐵路，示仰給蘇俄之決心，以響應桂系，謀腐惡一致之聯合，以不知有黨之人而自命護黨，以不知有國之人而自命救國。是何異螟蛉逆子，引豺虎以燬家逆施倒行，終必為部曲所共棄。唯吾同志有須注意者，凡革命將達最後之完成，反動勢力必出其死力以圖最後之一逞，本黨今日以黨紀言，非廢除馮逆，無以鞏革命之基礎；以國法言，非廢除馮逆，無以振革命之綱紀；由人

道公理言，非殲除馮逆，無以存革命之正氣。唯望吾黨同志念四圍腐惡勢力，已在密結一氣，環伺交攻，欲得本黨而甘心，務當戮力一心，精誠團結，立定脚跟，認定方向，以惡戰苦鬥之精神

中央宣傳部

告二集團軍將士

馮玉祥背黨叛國，破壞紀綱，已由中央常會，開除黨籍，國民政府，明令討伐，此乃倒行逆施，投機取巧者應有之結局，在其個人，本不足惜，惟原隸第二集團軍將士均為國家干城，如此次受其挾制，以同趨於覆滅之道，不惟各將佐士兵過去之革命助纣，將因以湮滅，而遺天下後世之唾罵。即民族國家，亦將釀成莫大之損失。為民族計，為國家計，為各將佐士兵本身計，中央對於各將佐士兵，誠有不能已於言者，特掬誠相告，幸各垂聽。

馮玉祥本陰險成性，反覆無常之小人，逆其過去行為，在在皆背叛長官，以擴張其個人權勢之行動。惟其過去所背叛者，為軍閥，在個人道德，固應諒議，而在革命立場尚可原諒。今竟明目張胆，背叛領導中國革命之中國國民黨，及黨治下之國民政府，此在國法為叛逆，在黨紀為反革命。故馮逆此次叛變，較昔日之朝三暮四背叛長官，其罪尤甚，其惡尤大。各將佐士兵歷來之爭馮逆領導，聽馮逆指揮者，為其詭革命耳，今則其反革命，真面目，已完全暴露，全黨同志，全國民衆均以之為公敵。各將佐士兵，如以私人交誼，歷史關係，而盲從附和其背叛，是將自陷於反革命之地位，而為黨國所共棄。茲將馮逆罪惡，為各將佐士兵一言，幸早圖之。

，突破此最後之重圍，以完成革命之大業。尤望吾全國國民，發揚正義，誅此禍國殃民之軍閥，蓋非經此最後之征伐，不足以真實之和平與統一也。昭告全國，願共勉之！

(一)勾結蘇俄 蘇俄東方政治分會，本年二月十日訓令云：

「馮玉祥可於相當條件之下，與蘇俄合作，凡在伊勢力所及之各省無產階級，皆願為俄助。而新疆蒙古各政府均已在其範圍，焉如知此內幕，必願與俄提攜」。又云：「馮俄協商之下，進行順利，將來一切軍事均由伊負責，但受莫斯科軍事之指導，其大要計劃如下：集合大隊於山西邊界，山西到手，則俄軍隊於南口，以與蒙古聯絡，鮑羅廷已收到馮之命令，其第一批軍火，應於三月十五日由新疆軍事領袖及吾俄塔什塔委員會管理，關於馮屬各省麥粉玉米及各種雜糧之接濟，已責成塔什塔委員會籌備矣」。夫蘇俄東方政策之目的，在破壞中國社會，擾亂中國和平以實行其恐怖的共黨主義。本黨有見及此，故於十七年明白與蘇俄斷絕邦交。今馮逆竟與之訂立密約，引為己助，是竟以民族為犧牲而擴張私人之利益，此而可恕，則民族生存，將安所保障。各將佐士兵，其能容此賣國叛逆之徒，為總攬師干之長官乎？

(二)勾結桂系 桂系叛逆，馮玉祥實主其謀，事發之初，如各方軍事領袖，均一致擁護中央，保障統一，則桂系雖有叛逆之陰謀，或不致取叛逆之行動，而此次事變，亦可消滅於無形。乃馮逆陽則擁護中央，陰則唆使桂系，迫討伐令下，猶復態度模稜，及武漢奠定，乃於四月八日發出通電，擁護中央，討伐桂系，

而聲稱此電係四月一日所發。更密電胡陶，令其堅守，以待馮軍之反攻，圖桂系襲攻廣東，馮氏以廣州將以不守，遂自稱護憲救國軍西北總司令，以與李宗仁之護憲討賊軍南路總司令相呼應。夫以不知有黨之馮逆，而曰護憲，不知有國之馮逆，而曰救國，不知所護者為何黨，所救者為何國，各將佐士兵，如為其所號召之名義蒙蔽，而受其愚弄，是將蹈桂系之覆轍，而為舉世所共棄也。

馮逆勾結異族，主動逆謀，恐中央加以制裁，故狡詐百出，以離間二集團軍將佐士兵與中央之感情。不曰中央歧視二集團軍，則曰中央棄置二集團軍。又復誣蔑中央不接濟二集團軍餉款，以掩飾其扣餉不發，私購軍械之罪惡。查中央自允許協辦二集團軍每月五十萬以來，均按月照數撥發，未曾短少分文。討逆軍與，所撥特別費，亦在二百萬元。且隴海平漢兩路之收入，全數由馮逆所截留，中央於財政萬難之中，竭力撥發二集團軍之餉款，非為馮逆個人，實欲使我二集團軍將佐士兵，能按月領餉以改良生活耳。乃馮逆竟將中央所發之款，移作購置外械之用，致中央

馮玉祥禍國害民的罪狀

破壞交通

馮逆玉祥，竟敢破壞國家交通，拆毀平漢隴海平海各路鐵道，真是叛國的叛徒，民衆的罪人！現在把他拆毀鐵道的事實，約略的說一說：

平漢路方面，自本月十四日晚起，馮逆即令張允榮師將豫鄂交界的武勝關燈道炸燬。扣留機車三十一個，客貨車三百六十餘輛，自鄭州至武勝關，被炸大鐵橋四座，小鐵橋九座，水塔二座，稍事修理，至少須五十萬元以上，北段的損失更大，黃河衝

協款，雖按月照發，而我二集團軍將士之困苦如故，乃復以扣餉不發之罪名，轉嫁於中央，是不獨誣蔑中央，而且愚弄我將士，其陰險狡詐為何如。望我將士根據事實，查明扣餉不發者為何人，虐待士兵者為何人，則馮逆難狡，亦無所施其技矣。

馮逆背叛黨國，虐待將士之罪惡實已昭然若揭，各將士為黨國利益計，為本身解放計，均應即時反正効順，去此惡獠。夫軍人天職本重服從，惟從個人與服從國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服從國家，為全國之干城，服從個人，則為私人之爪牙。中央不以私人軍隊視二集團軍，二集團軍將士，亦不宜以私人軍隊自視。中央以國家軍隊待第二集團軍，第二集團軍亦應以國家軍隊自待。值此外患緊急，民族危亡之秋，各將士應奮發精力，以備捍衛國家，保護民族，為個人權利而犧牲，已屬無謂，為叛徒謀亂而犧牲，更所不值也。刻中央對於馮逆，已明令討伐，馮逆必將利用各將士為其反抗中央，作異稱變之工具。順逆之際，善惡之分，其機甚微，一念之差，百劫不同，望即熟思明察，及早圖之。

河淇縣新鄉各處鐵橋水櫃水鶴及傳信電機各件均被破壞無遺。

隴海方面，徐豫交界地方的橋集路橋，於十六日被燬，馬牧集劉堤圍閘，計破壞電桿八十五根，枕木一百八十六根，破壞地段約三英里有奇；大小橋梁炸去各二座，劉堤圍以西十七里之鐵橋，於十七日晨四時被破壞，自歸德至馬牧集一段，計於十七日晚間，被炸燬橋梁二十八座，並將破車填實橋心，馬牧集以東，同時拆去鐵路三里許，鐵軌道本，悉被搬去，沿路各電報電話桿

，拔去者約十餘里。

平海方面，河北河南交界的漳河橋，及附近三處橋，於十五日午後被燬。現在該處交通完全斷絕，馮逆又密令各部隊退却的時候，將所過鐵路橋梁，及電綫等盡行破壞，總計各路損失之鉅，非言可喻，即以平漢路黃河漳河兩鐵橋而言，已非數百萬元不能修復，據工程師估計，各路工事及交通營業兩項之損失，已不下千萬元。

民衆們！馮逆玉祥平日不是以「建設救國」爲口頭禪嗎？他現在竟這樣喪心病狂，倒行逆施起來，不特他人格破產，道德喪盡，簡直是自絕於黨國，自絕於人民！

民衆們！我們既然知道馮玉祥破壞交通，背叛黨國，那麼就該趕快起來，向他算這一筆國家損失的賬！

屠殺軍民青年

馮玉祥假仁假義，天天說救國愛民，實際上他是斷送領土的賣國賊，屠殺民衆的劊子手！去年經豫東通許良民爲紅槍會匪勾通樊鍾秀，屠殺數千人。在南陽方城一帶，屠百餘村，數十里瓦礫成堆，白骨山積。又在豫北屠殺天門會衆五千餘戶，在咸陽屠殺良民三千餘人，婦孺老幼，無一幸免。民國十三年間，馮逆軍隊，次第入甘，對於回族同胞，竭力壓迫仇視。回民不得已，遂起自衛。乃馮逆不知引咎，痛改前非，反摧殘屠殺，不稍顧恤，遂引起回漢間之惡感。此次甯夏事變，馮更調動大軍，肆意慘殺，虐宅爲墟，無辜被戮。回民何罪？遭此荼毒！亦可謂殘酷成性，無復心肝者矣！

樊鍾秀係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委員，駐軍河南，與吳逆狼門。總理在日，曾命血戰東江，出兵北伐，對於革命，不爲無功

。馮逆因欲窮除異已，不經中央的處置，私令部下將樊部殺滅，並將兵士屠殺活埋二千餘人。其慘無人道，有如此者！

河南各校學生，因馮氏之專權壓迫，故常有不滿言論。馮乃派鄂督照至開封中大一師女師各校點名，用汽車擄去六百餘人，不按法律手續，一律處以永遠監禁。若稍爲激烈者，即秘密處死。綜計河南全省青年，被監禁者，已不下二千人。

現在馮玉祥的罪惡，已暴露於天下。最近炸燬交通，阻礙總匯奉安。勾結桂系軍閥，違抗中央，破壞統一，吞蝕賑款，尤足以暴露馮逆險詐豺毒的真面目。馮逆的末日已至，願我軍民青年，一致奮起，努力撲殺此獠！

斷絕馮民的生路

這一年中，有兩件大事轟傳於全國的：一件便是禁煙，一件便是賑災，這兩件事和我們西北同胞有莫大的生死關係。但是，西北同胞們！你們可知現在煙土流毒和西北災荒，都是馮玉祥一手造成的嗎？

我們國民革命軍本着總理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始終要求禁絕煙土，使中國多少人民從黑籍中解放出來。那曉得馮玉祥却連年誘迫豫陝甘三省人民種煙，並且強迫豫陝甘等省的官吏攤派銷售煙土。譬如孫良誠在山東的期內，他就受了馮玉祥的密令，強迫各縣縣長替馮逆銷售煙土。各縣長的考勳標準，全視其銷售煙土之多寡以爲斷。能多銷煙土就有賞；不能銷煙土的就受撤職。馮逆不但在山東如此運銷煙土，而且對於豫陝甘各省，都要照樣銷運。因此，西北各省人民，除掉受馮玉祥橫征暴斂之外，還要盡販賣鴉片煙和吸食鴉片煙的義務！豫陝甘各省的人民何辜，遭此塗毒！豫陝甘各省的同胞們，如不起來打倒這強迫人民種煙的馮玉祥，如不起來驅逐這般爲馮玉祥銷運煙土的貪官污吏，大家

便不會重見天日呵！

或者要說：馮玉祥不是贊助過國民政府禁煙的嗎？但是大家要知道，國民政府禁煙是真心誠意的，馮逆禁煙却完全是假意的。國民政府禁煙，是遵照總理生平的主張，要全國禁煙，馮逆禁煙，是安他們省禁煙，而豫陝甘各省則不禁。馮逆自己在豫陝甘等省教人種煙銷煙，同時他却要他省去禁煙。因為他省禁了煙，然後馮逆暗中把西北的煙土運管到他省，才可以利市百倍，才可以利益獨沾！因此，過去禁煙的唯一結果，就是在長江流域和東南各省，除掉外國偷運進來的煙土外，多半是馮逆包運來的煙土，大獲其利！許多人總不明瞭國民政府禁煙為什麼沒有發生效力，現在大家應已明白，馮玉祥不斷的在那兒做書西北種煙土總司令，中央有什麼和平的方法可以禁煙呢？他教西北人民種煙，又教西北官吏替他銷煙，已經是罪無可道，而且還要害得全國的許多人民都脫除不掉鴉片的流毒，此獠不殺，不但西北人民沒有生路，即整個的中國民族，也要遭他毒害！

大家已現在已經明白了的，就是因為有了這個種煙土總司令，才造成了西北的災荒。因為他只是盡量教西北人民種煙，誘之以利，迫之以威，却不曉得西北各省地田地，既種了鴉片，就不能種五穀；不種五穀，當然就沒有糧食；沒有糧食，那能不發生災荒呢？所以豫陝甘煙苗千里人民餓死的災情，完全是馮逆一手造成的！

他造成西北災荒，還不算數，他於是又借賑災為名，到處捐款捐糧。如果他把款捐得來散給窮民，把糧捐得來散給飢民，亡羊補牢，猶為未晚，誰知道這險毒險詐的馮玉祥，竟出人意外，喪盡天良，將賑款扣留，向外國去買軍械，把賑糧吞蝕，改為軍糧。國民政府知道西北人民受災甚重，所以前次明令賑災，撥了

大宗款項以外，并令全體官吏捐俸一月，以救濟西北的飢民，這是民國成立以來沒有那一個政府能如此出力救民的一件可紀的事實，那曉得逆賊馮玉祥，不顧西北人民嗷嗷待哺的慘狀，將政府所撥的和各省所捐的賑款賑糧，亦皆全數吞蝕，馮逆一生的奸詐險惡，表面賑災，而實際則把西北災民為斂錢工具，至此已真相暴露，不可掩飾了。

總括馮逆關於煙土和西北災荒的黑幕，可以簡切的說明：馮逆是一個多奸多詐的軍閥，軍閥只要兵，不要民，只求槍械軍餉，不管人民生死。他因為要兵，所以就造成窮荒，逼得人民無路可走，祇有去當兵，然後馮逆才好多多的收容窮民，擴充兵額。這是馮逆第一種用心，兵多了便要錢來養，而聚錢的方法，除了橫征暴斂之外，最可括大錢的一條路祇有種煙賣煙。可是他又怕煙多價低，獲利不大，所以一方面就自己種煙賣煙，一方面就要他省去禁止種煙賣煙，然後他在西北種煙出來的煙土，便可大獲其利，這是馮逆第二種用心。西北同胞們，大家想想，你們在飢餓窮荒的當兒，馮逆已經私財千百萬了，老百姓天天希望裁兵減賦的當兒，馮逆已經增兵到五十多萬了。他為什麼能發財得這樣迅速？大家祇要看他對於鴉片煙和西北災荒所玩弄的種種騙錢吞款的手段，就可以明白呀！

煙賊！馮賊！你是何心肝，是何肺腑！你把西北同胞們的生路都斷絕了，全國人民現在看破了你的狼心狗肺，願豫陝甘三省同胞共起討之！

這背編遺會
犬議一白一系
統搶奪地盤

為援救西北痛苦的民衆，為鞏固黨國紀綱，為鞏固革命的基礎，中央已決心忍痛地下令拿辦奸詐性成禍國殃民的馮逆玉祥了。

本來，馮逆一生的舉動，就完全是以作偽欺騙國人，來保持他個人的利益；——他沒有政治理想，以他個人的成功為政治理想；他沒有政治道德，以他個人的成功為政治道德。當他處處西北邊陲的時候，眼見本黨革命軍的勢力，洋溢地衝到長江中部，認為有機可投，於是打着愛國愛民的旗幟，想把自己的利益寄託在本黨旗幟之下求保護了。本黨 總理孫先生的革命，原是以愛做出發點的，對於任何人，只要願意接收 總理的主義， 總理總是推誠相見，勸人改過自新。本黨承受 總理的遺教，努力國民革命，一切當然護護 總理的意思。所以馮逆窮途向本黨陳述願接收本黨主義時，本黨為縮短戰爭時間及與人以爲善的機何起見，允許了他參加革命。原冀他會漸次受本黨主義的感化，或不至再反覆無常，背叛國民革命。誰知他野性難馴，簡直除了個人的利益 眼中眼根兒就看不見還有黨，還有國家。在正當全國統一，人民嗚嗚嗚治的時候，他竟敢圖謀擴張自己的力量。違反編遣會議的議決案，破壞和平與統一。

大家都知道：全國編遣會議之所由開，即完全為實現 總理遺教 減輕人民負擔，增加生產力；使全國民衆能安居樂業漸入康莊之途。因為全國編遣會議之使命，最急要的是一方面將戰後散亂的軍隊，整理畫一，以統屬於中央，使個人化地方化之軍隊不再存留於中國，則人民以後當可免遭內戰之災害；一方面則將全國過剩的軍額，切實縮編，以紓國家人民無窮的負擔，奸詐的馮逆，知道編遣會議為全國民衆所要求，不敢公然反對。只好陽奉陰違，在編遣會議開會的時候，他却做出一副奉行惟謹的樣子，對於許多國家有貢獻，對人民有利益的議決案，表面表示絕對贊成。等到會議閉幕以後，他却多方延擱，不願實行。並

且裝着要養病，便滿懷鬼胎地離開了中央。他不但切實執行編遣會的議決案，而且不惜把他任職時自己所贊成的議案，事後來盡量醜化，更不惜以他自己的反革命行動來證實他事後所做的與他事前所主張的是兩個相反的極端。如編遣會議開會宣言中明明指示，以後全國軍隊當為一整個不可分之單位，不得有與封建惡習相似之以個人或地域為單位之軍隊，而馮逆却極力謀自己一系統軍隊之造成。他所率領之軍隊，編制和訓練則不願受中央過問，而餉糧却非向中央運索不可。甚至軍制與服裝，也故意使與中央完全歧異。他祇企圖將所率領之軍隊，完全為他個人做工具，就是說除了馮逆個人，不應當知道還有國家，還有人民。又如編遣會議所規定，原第二集團軍應裁之軍隊為十一師，馮逆不但裁，而且拚命擴充，照他自己部下所稱，他個人所率領的軍隊，這半年當中已超過五十萬了。以此可證馮逆對於國家的存亡，是毫不顧及，而於私己的軍隊，却不可不擴充，人民的窮荒流離，他可不管，而個人封建的地盤，却不可不擴充；爲了擴充個人的軍隊，他可以任意橫征暴斂，使國家財政永遠無法整理；爲了擴充軍隊，甚至可以忍心害理，慘無人道，將中央賑濟西北各省嗷嗷待哺之災民的賑糧，也奪爲軍食。是可忍，孰不可忍，親愛的同胞同志們，努力啊，打倒這自外於人類的盜賊。

同胞們，同志們，我們要認清楚：國民革命的叛徒，作偽欺人的惡軍閥馮逆，爲了想永遠割據地盤，竟拚命爲自己做一系的力量，因這一系的力量，竟不惜違反全國人民的公意。來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背叛中央。因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便動搖國基，戕害人民亦肆無顧忌。西北的水深火熱勞苦民衆是刻不容緩地

需要援救了，而非西北的民衆亦決不能再受馮逆的戕害了。起來，團結起來，親愛的同胞同志們，擁護中央的拿辦馮逆的命令

總理廣州蒙難七週年紀念宣傳大綱

(一) 總理廣州蒙難之經過概略

(1) 本年六月十六日，乃總理在廣州蒙難七週年紀念之期。總理蒙難，本不止此次，而此次却特別給吾人以痛切之教訓，及深刻之印象，使吾人永遠弗能忘懷，永遠引爲最感奮惕勉勵之紀念的。蓋自民國肇建以還，一切傳統之封建反動勢力，常乘隙圖逞其自私自利之野心，遂至不斷演成帝制，復辟，毀法，竊國之怪象，使國脈不絕如縷。總理不忍目睹此艱辛締造之民國，因封建軍閥之肆虐而沉悶，故仍一本其創建民國之初衷，廣積辛亥革命未完之緒業，奮力討袁，重奠國本。然其後因變故迭起，致讓法事業進行蹉跌，所以國會乃召集非常會議於廣州，將戡亂大任，付之總理。總理遂於十年五月，就非常大總統職，策劃出師北伐，擊討封建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謀使此分崩離析之民國，歸於和平統一。

(2) 總理當時，原定由廣西桂林出師，因陳逆煽明陰萌異志，暗與北方軍閥勾結，并謀害贊助北伐最力之鄧錫同志，斷絕餉械之接濟，多方阻撓北伐。於是總理乃于十一年四月，率師返粵，改由韶關向江西進發，不旬餘間，即相繼克復贛州南康，勢將拔窰安陷湘鄂，以會師長江，而陳逆竟敢在後方肆行搗亂，叛迹昭著，總理始不得不親自旋粵鎮懾，孰意陳逆便乘此機會，密使部下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機關，掠取韶關，並懸賞廿萬，謀害

，一致的向破壞編遣會議議決案，阻撓國民革命的馮逆玉祥進攻。

總理，許其部隊事成後大搶三日，約定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開始發難。其時陳逆部下明達之士，均曾紛紛密電總理，請離府暫避。秘書林直勉等，亦得耗報告。總理仍以爲謠傳，不甚深信，謂：「誠存(陳逆字)縱惡劣，當不至此，若出此拙計，以兵相加，則其罪等于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矧身當其衝，豈不重職守，屈伏暴力，污辱民國，厚負人民。」林等以總理堅決，未敢強勸。迨至十六日上午三時許，陳逆部圍總統府，號音自遠而近，林等復進苦勸，總理憤言：「誠存果敢作亂，則散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一死殉國，以謝國民。」林等見事機危迫，遂強挽總理出府。

(3) 當是時，逆軍四佈，盤詰甚嚴，總理雖逆軍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卒從逆軍重圍，安抵海軍總部。逆軍猶以爲總理尚在府中，故用巨砲轟擊，縱火焚攻。政府燬于炮火，國會遷致流離，廣州市場，搶掠一空，而總理學生之著作及藏書，亦均燬於暴役。然總理身受國會付託之重，故雖孤力獨持，亦決不屈暴力，仍從容諭令海軍各艦，準備迎戰，并撥調入贛之北伐軍，回師救亂，以期海陸夾擊，殲此叛逆。親率海軍于酷暑炎熱之中，與逆軍搏戰於省河幾歷二月之久。雖值炮火猛烈之際，猶閱書籌策自若，態度晏如。逆軍屢襲坐艦，先以水雷，繼以飛

魁，又欲炮轟租界，以圖嫁禍，總理亦雍容鎮定，絕不為意。迫聞北伐軍討逆不利，知株守省河無益，因是始將靖亂之任，付諸各地援師。于八月九日聯粵之頃，猶謂：「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肩上，不可輕棄，以負初心。」抵滬後，即布告粵粵船未，發表宣言，明示統一意見，並勉各地同志，繼續奮鬥，以求最後之勝利。

(二) 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應有之認識 與奮鬥

(1) 從 總理此次艱苦卓絕之護法奮鬥中，已足見其始終為國為民，弗計生死，不屈不撓，守法盡責之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吾人紀念 總理蒙難，豈僅在發揚光大此種革命精神，尤當切實繼承與效法此種精神，積極掃除一切背叛黨國之反動勢力，劃盡革命之障礙，為黨國效忠，為民族謀福，方足以盡國民應有之天職。

(2) 總理蒙難，北伐挫折，固已完全暴露陳逆炯明之罪惡貫盈。然試思陳逆追隨 總理，十有餘載，迥非向與革命漠不相關者可比，而猶敢謀害 總理，甘作叛逆者，實因其本為藉黨以獵取個人之富貴榮華之人物，故當其羽毛已豐，便一還其本來之面目，而作虎狼之反噬矣。現在程系新軍閥與馮玉祥之甘冒不韙，背叛黨國，恰與陳逆如出一轍，因其亦欲藉革命，以底達其自私自利之野心，宜其為舉國所共唾棄也。吾人於此，尤深認識假革命投機份子之惡毒陰辣，實在在足以破壞革命之進行，危害黨國之基礎。吾人紀念 總理蒙難，更應深自警惕，加緊遏制投機份子之混編與活動，積極劃假革命份子，作嚴厲之揭發與彈劾，無俾

再為梗於革命之前途。

(3) 吾人均知陳逆當時獨掌大權，擁兵十萬，縱橫兩粵，勢欲炙人，誠可謂盛極一時，然以不信奉三民主義，祇謀自私自利，故不旋踵而即歸於覆滅，今桂系新軍閥，及與桂系軍閥，以惡相濟之西北軍閥馮玉祥，且擁兵達數十萬，據地數千里，較陳逆，勢欲尤盛，然亦以一念之差，亦必不免於以亡。雖曰三民主義之戰勝，抑亦可見 總理所說：「……軍閥亦惟能乘吾國民之未覺悟以得志於一時，卒之未有不為國民覺悟所屈伏者……」……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之理為千真萬確，今之唯知自私自利是圖者，亦可以陳逆及桂系新軍閥為殷鑒矣！

(4) 總理對於陳逆之叛變，曾有極沉痛之言曰：「此次兵變之謀及諸從亂者所為，不惟自絕於同胞，亦且自絕於人類，公國法計，固當誅此罪人，為人類計 尤當去此毒賊，凡有血氣，當舉起以攻，絕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則流毒所播，効尤難起，國事愈不可為矣，」現在南北新軍閥之叛變，即是甘冒不韙，効尤陳逆而踵起者，吾人為要絕其流毒，勿使滋蔓，以維護此艱辛締造之中華民國，就應澈底廓清南北新軍閥勢力，以求真正之和平統一，俾得專力於三民主義之訓政建設。因為只用此訓政建設之方略，始足以杜塞封建勢力之泉源，而遏制帝國主義者之覬覦。

(5) 今新軍閥已瀕於十崩瓦解之境，而陳逆之覆滅且將過去，吾人痛定思痛，當知今後之能否永無同樣繼起之叛逆，就全在中央之能否鞏固為斷，而中央之能否鞏固，又純視國民之能否擁護而定。故國民擁護中央，造成強固有力之中央政府，實為永久消弭叛逆之唯一方法。此唯一自救救國之方法，凡屬國民，均宜一致

全力以赴之，庶幾不致再蹈辛亥革命之覆轍，而樹立強固有力之中央政府，保障永久之和平統一，然後始可逐漸躋民國於政治修明民生樂利之境域，以得完成總理一生所未竟之革命大業，方不負吾人紀念總理蒙難之意義！

(三)紀念 總理廣州蒙難標語

- 1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總理是為救國拯民而在廣州蒙難！
- 2 發揚光大 總理廣州蒙難時不屈不撓的大無畏革命精神！
- 3 以 總理蒙難時之革命精神肅清叛黨賣國之共產黨！

總理廣州蒙難記

此記為余極沈痛之作，付印尤為余所不獲已也。廣州變亂，余惟自悲吾黨之不幸，豈復忍以內容真相暴於世以自貶其羞乎？粵變以來，余所以不願以一言一字，露布其叛亂事實者，猶守絕交不出惡言之古訓耳。九月杪余養疴天臺，見報紙有發表孫總統聯德密函者，不禁髮指眦盡，益覺陳氏謀害總統之心，毒於蛇蝎，余雖欲為其緘默，而亦不可得矣。嗚呼陳逆，汝不能在廣州嫁總統以拳匪之禍，汝今猶欲誣指總統為過激黨乎？世界大戰告終，對俄德之外交，如共如美，如法意日本各國，無不急望其恢復邦交，以謀提攜之道。吾與俄德，豈能不再締約，修兩國之好，其可永久絕交，終陷於孤立地位乎？况外交秘密，為各國所公認，而總統此函，又僅為同志間磋商之詞，豈足為謀害總統之勝券乎？自此函發表以後，中外人士，凡有知識者，莫不認為應有之政策，外人且以為總統之外交目光，高人一等，又以為中國之有人，不惟不忘，而且表示其敬仰之意。故發表此函，徒足以

- 4 南北新軍閥與陳逆炯明均是民國之叛徒 總理的罪人！
- 5 國民起來對假革命投機份子作嚴厲的揭發與彈劾！
- 6 使武力與國民結合，武力成為國民之武力！
- 7 專力訓練建設以保障永久之和平統一！
- 8 國民一致擁護中央以造成強固有力之中央政府！
- 9 唯有樹立強固有力之中央政府始可永久消弭叛逆！
- 10 總理精神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彰陳氏謀害總統之罪惡，而又加其一重媚外賣國之鉄證耳。廣州叛亂，謀害總統之事實，其歷歷可數者，不下六七次。余所聞而尚未發現者，又不知凡幾。叛逆之智，不為不足，今既事過境遷，如其苟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應有天良，於此當悔昔日之非，翻然自新，以恢復其墜落人格之不暇，奈何必欲置其十餘年父事師事之長上於死地而後甘心乎？嗚呼陳逆，即使汝能謀害總統一人，其能謀害三百萬之黨友乎？即能掩盡中華民國四萬萬國民之耳目，其能抹殺汝遺臭萬年之歷史乎？自發表密函以後，雖傾西江之水，亦不能澆汝賣國叛黨之劣跡矣！嗚呼陳逆！汝即不為國家計，其能不為個人計乎？嗚呼陳逆！曾不一念自身與本黨之關係，以及前後之事實乎？數年以來，曾與汝同生死，共患難，轉敗為勝，扶危為安者，果何人乎？汝今日之所挾以謀害總統之奇貨，非粵軍乎？汝之粵軍，果何自來乎？其間如何成立？如何擴闊？如何回粵？又如何援桂乎？汝所素稱為益友之汪精衛，

胡漢民，與汝所自認爲良將之鄂經，許崇智，今皆安在乎？其不爲汝所謀害者，亦皆爲汝所排擠殆盡矣！汝素所敬畏崇之黨魁，雖幸而脫汝之刃，然已退避三舍矣！汝因可以據粵自豪，獨居安樂矣，汝之叛逆事業，與惡劣人格，應可以從此知足自止矣！奈何欲更進一步，必爲禽獸不爲之事。汝不知冒人之功以害人，藉人之力不殺人者，必有人冒其功，藉其力，以殺害其人者。汝果不悔過自新，長惡不悛，則多行不義，必有自斃之一日。余尙不欲盡暴汝之罪惡，然汝果能自安於心乎？人即不欲殺汝而恕汝，汝果不急求其幸免自殺之道乎？世有知人，其或曲諒余不獲已之苦衷，而於此記加之意焉。蔣介石謹於太湖之高傾堂。

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粵軍將領，得陳炯明惠州來電，乃開秘密會議於白雲山總指揮處。葉舉又接其若密長電，指授各將領圍攻總統府，佔領行政各機關及派兵進駐韶關等各方略。是夜十時，有某軍官以電話報告總統，言今夜粵軍恐有不軌行動，務請總統離府。總統以爲謠傳，不之信。及至午夜十二時後，林秘書直勉與林參軍樹巍前後來府報告，言今夜消息險惡，請速離府，暫避凶鋒。總統言就存惡劣，當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此不軌之心，而其所部，皆與我久共患難，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爲虐，受其欺弄，請諸君不必猜疑，以免驚擾。林秘書等言粵軍蠻橫，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於總統時當奈何？總統言我在廣州之警衛軍，既已全部撤赴韶關，此即示其坦白無疑，毫無對敵之意。倘彼果有不利於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計。如敢明目張膽作亂謀叛，以兵加我，則其罪等於逆倫反常，叛徒賊子，人人可得而誅之。况吾身當其衝，豈可不重職守，臨時退縮

，屈服於暴力之下，貽笑中外，污辱民國，輕棄我人民付託之重任乎！吾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以正國典生死成敗，非所計也。林秘書等以總統決心堅忍，不敢強勸，乃即辭出。總統即入私室就寢。少頃，各處連來電話報告，皆言今夜粵軍必亂，務請總統速離，總統不信。迨至二時許，有某軍官，自粵軍營中潛出，特來報告，言粵軍各營，炊事已畢，約定二時出發，並聲言備足現款二十萬，以爲謀害總統之賞金；且言事成，准各營兵士，大放假三日（按大放假，即粵軍搶劫之暗號）等語。總統猶未深信，及聞各方號音，自遠而近，乃知粵軍已經發動，即命衛隊準備防禦。此時，約已二時，林秘書等復來勸總統出府。總統言職守存果敢作亂，則戮亂平逆，是吾責任，豈可輕離公府，放棄職守？萬一力不如志，惟有以一死殉國，以謝國民而已，當時各員見總統堅定如此，非可言動，乃以數人臂力，強挽總統出府，是時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書等爲叛軍步哨接連擊開數次，幸得通過。而總統單身行至財政廳前，已遇叛軍大隊，由東而來，諸人已不能通行；總統遂盡在叛軍隊中，從容不迫，履險如夷，叛軍以爲其同事也，亦不查問。及至永漢馬路出口，總統方得脫險，步至長堤，安抵海珠之海軍總司令部，與海軍總司令等，同登楚豫艦，召集各艦長，議決應變戡亂之計。

十六日上午三時後，叛軍步哨，已密布各路，斷絕交通，佔領各行政機關。粵軍第二師洪兆麟所部之湘軍，於拂曉時，圍攻總統府。府中衛士，僅五十餘人，在觀音山粵秀樓附近防禦，與叛軍對抗。叛軍衝鋒十餘次，皆被衛士用手機關鎗擊退，死傷之數，達三百名。守衛公府之警衛團，亦與叛軍對抗，堅守府門，叛軍終不得逞。相持至正午十二時，叛軍旅長李雲復，以步兵衝

無效，乃用速射砲，注射公府，猶以爲未足？蓋彼以爲總統尙在粵秀樓、不能出險，故又用煤油燒燬由粵秀樓至公府之棧橋，杜絕出路，必欲總統葬身於粵秀樓而後已。及抵抗至下午，衛士彈盡援絕，不得已爲叛軍繳械，言明繳械後，叛軍不得再施射擊。孰知其凶暴蠻橫，不顧人道，當衛士與黃馬二副官護衛總統夫人出府時，彼在府前，猶用機關鎗掃射不息，以至死傷枕藉，慘不忍視。其伏於公府四週民房內之叛軍，自昨夜十時起，專伺總統乘汽車出府時，以逞其狙擊之計者，至此尙未有見總統汽車出外，乃再入府搜索，逼覓不見，始知總統已於昨夜，步行出府，其計竟不得逞。如果昨夜總統乘車出府，其不死於鎗砲之中，亦必死於伏兵狙擊之下。幸總統卒能冒難出險，轉危爲安，叛軍無如何矣。總統上軍艦後，以陸地盡爲叛軍所據，乃率各艦，集中黃埔，準備進攻廣州叛軍，實行其戡亂平難之策。

十七日 辰刻，外交總長伍廷芳，及衛戍總司令魏邦平來艦，晉謁總統，商議招討事宜。總統令魏司令所部、集中大沙頭，俾應海軍進攻陸上之叛軍。實或其恢復廣州防地。又爲伍總長言曰，今日我必率艦隊，擊破叛軍，戡平叛亂而後已；否則，中外人士，必以爲我已無戡亂之能力，且不知我之所在。如長僑暴力，潛伏黃埔，不盡職守，徒爲個人避難偷生之計，其將何以昭示中外乎，伍總長聽之，乃即離艦登陸，通告各國駐粵領事。嚴守中立。自伍總長離艦後，總統即率永豐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各艦出動。由黃埔經過車歪砲台，駛至白鵝潭，乃命各艦，對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五層樓等處之叛軍發砲射擊。各叛軍聞聲落膽，皆紛紛棄械逃遁。各艦乃沿長堤向東前進，照指定目標砲擊。故人民之於是役，損傷甚微，而叛軍死於砲火者約數百人。當時因陸上部隊，不能如期發動故砲擊後叛軍乃得潰而復聚，其

亂卒不克平。各艦乃經中流砥柱，砲台，回至黃埔，會議第二次進剿之計。

十八日 陳炯明以鉅款派人運動海軍內變。幸海軍上下，一心一德，服從總統命令，始終如一，不爲利誘。並謂其使者曰，吾海軍不比精軍，供人欺弄，以二十萬現金，賣我總統，而博得一叛逆之名也。是日，陳炯明致電伍總長，轉請總統下野，詞極特逆。伍總長置之不覆，但有憤恨而已。

十九日 總統以手書致前敵李總長許軍長朱總司令，彭總司令黃司令李司令梁師長等，令各軍迅速回粵平亂，有堅守待援，以圖海陸夾攻，殲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語。先是，十四日，陳炯明來電，請財政次長廖仲愷往惠州商議要事，經過石龍，即被其部下扣留。是日聞已用鎗鎗重刑，解往兵工廠監禁。同志聞之，爲之髮指，食曰，陳炯明信義淪亡，其殆禽獸之不若矣。

二十日 海軍提司令，應叛軍之請求，商議停戰辦法，得總統許可，乃率永翔同安二艦，駛入省河，與叛軍會議停戰條件。是日叛軍進駐韶州城，大肆搶劫，廣州城自十六日以來，搶掠燒殺，至是愈烈，甚至白晝姦淫，肆無忌憚。東關一帶居民，有被搶至二十餘次者，有一女輪姦至五六次之多者，其慘無人道之行爲，不勝臆舉，陳家軍之獸性，至此發揮殆盡。

廿一日 海軍官長士兵，各舉代表，前來永豐坐艦，聲明一致服從大總統，至死不渝，總統嘉獎之。

廿二日 各區義軍並起，黃埔附近有徐樹榮李天德李安邦等各司令，集中所部，約有千餘勁旅，軍威大振。與海軍協同攻取魚珠牛山各砲台之計，以免黃埔海軍，受其監視之禍患。

廿三日 總統聞伍總長逝世噩耗，涕泣不能自仰，海軍將士怨憤更烈。總統以溫語慰之曰，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表先

死，亦即代諸君而死，爲伍總長個人計，誠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謝，自後共謀國事，同德一心，恐無如伍總長其人矣！吾軍惟有儂勇殺賊，繼成其志，使其瞑目於九原之下，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

廿四日 士密西報訪員，訪總統於永豐艦。是日，爲伍總長逝世之第二日，總統悲哀之色尙未稍減，乃以沉毅溫厚之態度，出見訪員，首以伍總長逝世，爲吾中國大不幸之事，以告訪員。其後與訪員談話甚長，惟對於行使總統職權一節，尤爲確切。總統言，我爲國會議員所選舉之總統，故對國會議員，負有非常重大之責任，現時我在軍中，所以照常行使我之職權也，如我放棄職權，則對國會爲違法，對國家即爲叛國。即使我欲辭職，亦當向選舉我爲總統之議會，正式辭職也。廣州自陳炯明主使其部下，叛變以來，致今日已將旬日，吾與叛軍，始終奮鬥，堅持不忘者，亦惟守法盡職，對我國會與國家，負有完全責任而已。如我輕棄職守，偷生苟安，是自背初衷，從此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其將何以立國，吾又何必創造民國？枉費此三十年來，慘淡經營之精神乎？吾，辭必殺亂，以謝國人，違法之舉，非吾孫某所爲也。

二十五日 海軍士兵全體加入中國國民黨，填寫誓約，表示其服從總統始終不渝之決心。間有士兵來問，其官長與叛軍商訂條約，是否得總統之許可者，總統領之。海圻各艦士兵，疑其違司令與叛軍議和，恐有不利於總統之舉，故不許其司令回艦。總統爲之解釋勸慰，始得無事。

二十六日 叛軍圖謀海軍益急，其始賄買海軍官長之計不成，乃隨運動民軍，聯絡河南叛軍，圍襲我黃埔海軍。總統得此

報告，即令海軍巡司令特別戒嚴。

二十七日 聞海軍高級官長。有與叛軍議和，行將成爲事實之說。且聞陳炯明派吳禮和已來肇和，與該艦長某，接洽妥協。總統聞之，皆一笑置之。深信海軍各將領。深明大義，決不爲人利誘，毫不疑惑。故各將領對總統維護益力，由是上下相得益彰，謠言漸息。

二十八日 長州要寨，敷設地雷告竣，海軍陸戰隊代表，來謁總統，表示願從總統之意，且謂聞其司令孫祥夫，已爲叛軍賄買，並有逐長州要寨司令馬伯麟，以自代之說。總統力圖其爲子虛，惟以嘉言慰藉，勉其服從上官而已。

二十九日 浙江盧督代表鄧君，貴州代表李君，來黃埔晉謁總統於永豐坐艦，晤談甚久，總統專以國事勉勵各代表，而不及其他。是日叛軍某秘書辭職，來書報告陳炯明近日致葉舉各電，謀害益急，並痛斥陳炯明詐僞之行。其中有云，陳炯明人格破壞，良心掃地盡矣，彼之贊成文化運動，提倡社會主義，以及主張今日之聯省自治者，無非迎合人心，利用潮流，以求達其個人之權利與虛名而已。究其實在，則彼對於文化與社會各問題，固未嘗澈底研究，毫無心得；即其對於三民主義，至今尙在懷疑誹謗之中。吾昔日以陳炯明爲中國之新民，孰知其乃比頑固守舊之不如者！蓋其人，爲一多忌多疑，苟且偷安之人，故無論對於何事，無不懷疑參半，所以其所言所行，無一不僞，以其凡事無敢爲覺悟，故有此悞本錯誤倒行逆施之結果。即如其阻滯北伐，陰謀盤踞者，亦不過利用中國苟且偷安之人心，以破壞此根本解決之大舉，其亦誤於僞之一字而已。若某秘書者，知之較深，故言之較切，異於尋常汎論者也。

三十日 海軍司令溫樹德，下特別戒嚴令，聞敗類何某，受叛軍重賄，包辦海軍降逆事。幸各官長深明大義，不為所誘。各艦長皆來坐艦，聲明擁戴總統，表示其始終服從之決心。

七月一日 叛軍謀襲長洲要塞，賄買海軍之陰謀，至此益明。總統召集各艦長，研究移動艦隊之利害。考慮結果，惟有鎮定慎重，以靜待動為是。故總統決心，堅守黃埔，各艦長移動西江之義遂息。是日鍾惺可持陳炯明手書來艦，晉謁總統，請求和解。總統置之不理，茲錄其原函如左：

大總統鈞鑒，國事至此，痛心何極，炯雖下野，萬難辭咎。自十六日奉鈞諭，而省變已作，挽救無及矣。連日焦思苦慮，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難相從，此心未敢絲毫有負鈞座，不圖兵柄現已解除，而事變之來，仍集一身。處境至此，亦云苦矣！現惟懇請開示一途，俾得遵行，庶北征部隊，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國難方殷，此後國報，為日正長也。肅此即請

鈞安。

陳炯明敬啟。六月二十九日晚

又魏邦平師長來艦，晉謁總統，問總統可否准其調解。總統僅以大義責之，並以陸秀夫之歷史勉魏，而以文天祥自待，言宋代之亡，尚有文陸，明代之亡，亦有史可法等；而民國之亡，如無文天祥其人，則何以對民國已死無數之同志，垂範於未來之國民，以自污其民國十一年來莊嚴燦爛之歷史，而自負其三十年來效死民國之初心乎？

二日 總統對各艦長說明堅守黃埔艦隊不可移動之理由：（一）以西江水淺，如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分而力弱，大艦或為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

營一艦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陸形勝，盡入叛軍轄圍之中，奉調更難，賊欲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為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賊以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擊之效。（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尚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為吾所用，尚未可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孤，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各艦長悅服，表示始終服從總統而退。

三日 汪精衛古應芬二君來艦，晉謁總統。是夜魚珠砲臺叛軍，知照海軍司令，限海軍於本夜十二時，退出黃埔，海軍將士聞之，憤激異常，海圻海琛聲和各艦將士，舉代表來謁總統，請求總統速下攻擊魚珠命令，俾可先發制人。總統知士氣振發，可以一用，乃即下令，命海軍即向魚珠牛山各砲臺射擊。又命海軍陸戰隊，及各司令部部隊，由海軍掩護過江，同時進攻魚珠牛山兩砲臺。不意叛軍怯餒，即來求和，而在省河之海軍司令溫樹德亦來電勸阻，事遂中止。聞叛軍與溫司令停戰日期，以今日為限，叛軍以總統未離黃埔，海軍有約，故有此虛聲恫嚇之良的與願書。因見臺軍將士奮勇強毅，擁護總統，非可威逼，故復來請罪求和也。

四日 聞海軍三大艦，有降北國通之說；又聞三大艦將私離黃埔，任由魚珠牛山各砲臺之叛軍，砲擊其餘各艦之語。衆說紛紜，人心驚惶已極，當此風聲鶴唳之時，如非總統果斷明決，靜鎮堅守，未有不為浮說所撼也。

五日 鍾偉可復為陳炯明來艦求和。總統以無誠意，且言陳炯明對我，祇可言悔過自首，不能言求和，故不允所請。魏邦平派人來艦，商議調停之法：第一，逆軍退出廣州省城。第二，恢復政府。第三，北伐軍停止南下。總統允之。又某旅長派代表來謁總統，總統派張秘書招待。代表言，陳炯明願來請罪，乞總統海涵寬容。並言某旅長願以身家性命，擔保陳炯明以後斷無叛逆行為。張秘書言，某旅長等，自願附義討賊，則總統必嘉獎優容，毫無芥蒂。如陳炯明者，饒附飽聽，外強中乾，謾過推罪，嫁禍貽患，實為此次事變之禍首，亦即民國之罪魁，如可赦免，則反復無常之叛徒，皆將興起效尤，其將置典刑法紀於何地耶？

六日 總統致前敵各將領手書，命各軍從速回粵平亂。閱溫司令為敗類何某等挾制，故態度益形曖昧。總統言，我輩既為國犧牲，當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決，逆軍其如余何，又謂某旅曰，當此危疑震撼之時，吾人惟有明斷果決，支此危局而已。是晚，見三大艦突然熄燈，人心搖惑。總統則起居如常，泰然不動，吳士因之亦歸鎮定。

七日 洪兆麟派陳家鼎持函來艦，晉謁總統，言彼擬與陳炯明開來謝罪，請總統回省，組織政府後，再任陳炯明為總司令。總統覆函，以大義相責，惟不涉及陳炯明一字。魏邦平復來艦，請求總統發表與六月六日相同之宣言，以責備陳軍各將領，則陳軍必根據此宣言，擁護總統，再組政府。總統以其事離奇，且陳軍甘心叛逆，責備何為，如其果有悔過誠意，則可另予其自新之階，先使其廣州附近軍隊，退出百里之外，以免人民遭殃，以廣州完全歸還政府，然後再言其他。否則實為玉碎，不為瓦全，吾為國會選舉之總統，不願為叛逆軍隊擁護之總統也。

八日 接許軍長二日由南雄來函，始知北伐各軍已集中南雄，並悉朱培德總司令所部之滇軍，奮勇尤甚。自六月十六日以來，眼望將穿之北伐軍，至此始得其回粵平亂真確之報告，總統聞之，為之欣慰不置。午後，聞三大艦今夜必離黃埔消息，總統決心將各艦移駐長洲要塞後方之新造村一帶，免被叛軍之封鎖。是夜十一時，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艦，果升火起鎗，始離黃埔。總統聞此報告，亦即命其餘各艦，由黃埔上遊，經海心岡，駛往新造村附近，掩護長洲要塞。以防魚珠叛軍之襲擊。蓋叛軍之計，以爲總統坐艦在黃埔，如三大艦移至他方，則黃埔各艦，直對魚珠，皆在其砲台監視之下，無所掩護。黃埔後方之海心岡，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不能通過，總統坐艦，即不為魚珠砲火所燬，亦必為其封鎖。彼以為坐艦在黃埔之中，前有砲台，後無退路，必將任其所為。殊不料海心岡近來水深至十五尺以上，總統早已派人測定，各艦通過裕如，故臨時乃得從容應變，不為叛軍所陷。此叛軍謀害總統第二次實施之毒計也。

九日 總統決心力守長洲要塞，不欲駛入省河，攻擊叛軍，徒滋人民之驚擾。至下午一時後，魚珠砲台之叛軍鎗聲所部，竟渡河襲擊我長洲。當時要塞司令馬伯麟所部，聞鎗聲，叛軍死傷甚衆。不圖海軍陸戰隊孫祥夫所部，遠暨白旗，投降叛軍，反戈相向，引敵登陸，長洲要塞竟失之頃刻。各艦兵士聞之，憤恨不置，乃即向魚珠叛軍發炮射擊。徒以子彈缺乏，距離又遠，不能見效。總統乃命令各艦，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潰兵，準備進攻軍至砲台以為海軍之據地。當時各官長以軍至砲台地形險隘，炮隊密布，攻克不易，通過更難，故有主張艦隊移至西江活動者。總統言，各艦由此出動西江，須經過牛山魚珠之叛軍各

炮台，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敵軍炮台，或可擊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大艦，監視嚴密，其必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歪炮台，駛入省河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各艦長聞此說明，始釋然無疑。乃皆鼓勇入省，以決此九死一生之策。義無反顧，不稍屈撓也。

十日 上午二時，總統命令水豐楚豫豫軍廣玉寶璧等艦，由海心岡駛至三山江口。拂曉，乃命各艦試射車歪炮台逆軍之陣地。逆軍發砲還擊。當時各艦，逆軍在車歪炮台布置周密，彷彿無措。進退莫決。總統以民國存亡，在此一舉，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乃於九時半下令，先以坐艦表率前進，然後再命各艦，鼓勇直前，速向車歪砲台猛擊。（當時豫軍艦長歐陽格，首告奮勇，攻擊最為得力。）不料駛近至砲台附近，逆軍野砲，足有二營之多，密布兩岸，陣地至為堅固。我軍以陸上部隊太少，僅攻克東廊一岸，各艦通過時，皆受微傷，而坐艦則連中六彈，死傷尤甚，不能久待。故通過車歪，直入省河白鵝潭，準備召集各艦，以圖再舉。此逆軍在車歪砲台之兩岸，密布砲隊，注射坐艦，實施其第三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各艦集中白鵝潭時，永翔同安二艦亦隨即來歸，故艦隊力量，較前增加。總統經此奇險，不以爲憂，反以爲樂，精神亦倍加於前。當時廣州夏稅務司來艦，晉謁總統，首問總統是否來此避難。總統言，此爲我之領土，我可往來自由，豈可謂之來此避難，汝言何意？令人不解所問。夏乃言，白鵝潭爲通商港口，接近沙面，萬一戰事發生，竊恐牽涉外國兵艦，引起交涉，不如請總統離粵，俾可通商自由。總統言，此非汝之所應言者，吾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強權，吾只知正誼與公道，決不受無理之干涉也。夏乃默無一言，如禮辭去。某西人在坐

，出謂其友那文曰，吾今日方見孫總統之真面目，是爲中國之真愛國者，誰謂中國無人也！海軍總長馮廷光來函，請求總統停戰，彼願負責調解。總統覆函允之，其函中有「專制時代，君主尙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國，總統死民國，分所應爾，如叛徒果有悔禍之心，則和平解決，吾亦所願也」云。

十一日 總統慰勞海軍將士，以各艦昨日通過車歪砲台忠勇奮發，殊堪嘉尚。中國海軍，皆能如昨日之奮往直前，殺敵致果，則前途實有無窮之希望也。總統賀款不置。下午，接馮廷光總長等議和條件，以兩方敵體相視，且以明日十二時爲限。各士兵聞之，不勝憤激。總統即命秘書起草，覆絕其調停，函中有云，葉逆等如無悔過痛改之誠意，即無來函所稱，准於明日十二時爲限可也。是晚六時後，水上警署廳所轄之廣亨廣貞二艦來歸，駛至車歪砲台，與逆軍對抗數小時，以艦力薄弱，不能通過，乃與東廊附近陸上各部隊，向江門退却。

十二日 洪兆麟又派陳家鼎來見總統，並持洪致其代表與陳長之原電，其中有一余此來立於國人地位，無心利祿，與名通電，絕不贊成，」等語，以表示擁護總統之意。總統派人接待，與陳炯明城兩湘軍之毒計，代表大爲駭容。海軍各艦長發表宣言，（一）限省城逆軍，於二日內撤退至百里之外，以免人民恣淫搶劫燒殺之苦。（二）以廣州本爲吾政府所在地，當歸還吾政府自由處置，不得有任何方面之干涉。是晚，聞北伐軍已佔領韶關之帽子峯及火山等處，艦隊軍心，爲之大振。

十三日 風浪甚大，船身搖動非常。聞北伐軍飛機，昨日已過韶關，在馬頭河頭等處，拋擲炸彈，命中甚多。惟時北伐軍克復韶關，速來廣州，以便海陸軍同時夾擊也。

十四日 開進軍在韶關大敗。我滇軍確已佔領芙蓉山帽子峯等要寨，軍行甚速，所向無敵，逆軍落膽，省城叛黨，皆現逃遁徵象，韶關不難指日而定。下午，永翔艦駛離省河，聞其奉海軍溫司令之命，故不阻其行。

十五日 海軍各艦長，覆廣州全體市民公函，謂總統以民命爲重，故海軍不願輕啓戰端，惟囑其轉告粵軍，從速撤退廣州，以免生靈塗炭也。

十六日 今日爲陳炯明叛亂謀害總統炮擊公府一週月之紀念日也。永豐馮艦長，對士兵演說，言「今日爲陳炯明謀叛一月之紀念日。凡爲中華民國之國民者，皆當留此紀念，以戒世世子孫，無効此艦徒賊子之所爲也」等語。得報，言韶關尙未爲我軍佔領，衆心猶豫。總統言，事之成敗利鈍，不可逆料，惟有聽之於天而已，死生禍福，所不計也。

十七日 前方消息，忽勝忽敗，捉摸不定。惟聞翁源方面，我軍大勝，李逆雲復所部，皆倒戈附義，投誠來降，約千餘人。逆料此後戰局重心，將移至翁源英德方面，而不在于韶關之得失也。

十八日 得各方消息，皆言我軍已佔領韶關，未知其果確否！總統言未得前方報告，終不敢深信。

十九日 本日接各方消息，乃知韶關仍在叛軍之手。又聞英德附近，已有戰事，其或本軍由翁源繞道而出英德，抄襲韶關叛軍之後方乎？上午十一時，叛軍水雷，發現於永豐坐艦附近，距離美國兵艦甚近。幸爆炸微弱，雖發亦不中。不然，總統坐艦，未有不爲其所燬也。嗚呼！陳炯明殘忍至此，民國與之何仇，必欲置總統于死地，以逞其一時之快耶！此爲叛軍設放水雷，實行第四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同在省河之英美日各國兵艦，以叛軍

侵害外艦，且無人道，故由其各領事，向叛軍提出抗議，不得再有此野蠻舉動云。

二十日 得前方消息，我軍確於十八日，佔領翁源。惟韶關仍在叛軍之手云。又得許軍長報告，言黃大偉司令所部，已於昨日集中始興，不日即將加入翁源戰線也。

二十一日 接港友書，知叛軍不支，黃鄧各逃。連來求和。總統覆函，如其果有悔禍誠意，不妨允其所請，本日接各方報告，前數日叛軍，屢戰屢敗，韶關確爲我軍台圍，惟尙未佔領，叛軍驚駭飛機，翔翔於坐艦之上，伺察海軍形勢，以爲恫嚇之計，士兵疑懼。而總統鎮定如常，屹不爲動，因之軍心亦歸平靜。

二十二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李總司令等慰勞之電。聞叛軍賄買肇和永翔二艦，派白鵝潭攻擊各艦，誠所謂匪夷所思，叛軍謀害總統，蓋無所不用其極矣。無論肇和艦吃水甚深，不能駛入省河，即使能之，則海軍將士，深明大義，必不爲其所買。無奈叛軍謀害心切，不計可否，徒見其枉費金錢，多耗人民脂膏而已。旁晚，在芳村岸邊，捕獲叛軍偵查一名，據供爲偽江防司令周天祿派來，偵察海軍形勢，令其設放魚雷也。叛軍始則賄買我海軍內變，繼用水雷。以炸坐艦，又用飛機示威恫嚇，皆不爲其所動。今復將以魚雷來襲海軍，謀害總統矣。跡其用心，無日不思謀害我艦隊中之總統，以求逞其逆圖。而置平昔恩義於不顧，是真所謂狗彘不食其肉者矣。

二十三日 徐犯口供，自認其爲周天祿派來，偵察地形，設放魚雷。且言叛軍日前已買到魚雷五個，以重金請某國海軍軍官，包辦設放；又言叛軍圖襲海軍之計，水上用小輪船數十艘，裝取各艦，陸上在河南芳村兩岸，用砲射擊海軍。爲之助攻。可知

陳炯明謀害總統之心，有加無已，此叛軍第五次謀害總統之毒計也。本日消息，皆報我軍在韶作戰，大獲勝利，惟不知其勝利究至如何程度。前方雖勝，而艦隊中之元首，無時不在謀害危險之中，因之望我前方各軍速勝之心，益甚切也。

二十四日 各方消息，我軍在韶關大勝，熊略與洪兆麟所部，昨今兩日，皆口陸續逃往北江附近參戰，熊略亦於是日前進。大獲勝利，人心叵測，一至於此，可歎孰甚焉！

二十五日 今日前方消息，又捉摸不定，未知究竟勝負如何？消息隔絕，交通阻礙，殊為作嘔一大缺點也。聞洪兆麟今日前往翁源方面督戰，嗚呼，人心叵測，恩以仇報，陳炯明之德為不孤矣。陳炯明實與鄧錕為洪派人暗殺，以為洪憤恨挾嫌，報復其排斥至瀝之仇。又言六月十六日，圍攻總統府，為洪兆麟急電促成，故圍攻公府，惟洪師所部之湘軍，而非陳炯明本人所願也。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其究竟。惟陳炯明推禍諉罪，損人利己，是其長技。此次謀害總統，其事果成，乃必假仁假義，解散其起事之軍隊，屠殺其謀害之官長，以為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之計。如果事敗，其必推諉於僚屬，而已則潛伏惠州，似未預聞其事者。其所為，皆善於自處地步，今日受其指使之奴才，將來即為其沽烹之功狗，司馬昭之用心，路人皆能知之，奈何湘軍願受其欺弄指使，而不知烹狗之禍，即伏其中也。總統言將士沾澤被恩，無如陳炯明之厚者，今陳且叛亂，則洪熊等之背義附逆，更不足奇矣。

二十六日 本日消息，我軍自二十三日以來，連獲勝仗，叛軍狼狽之狀，不可言喻，廣州叛黨，亦惶恐萬分。某旅長派其副官長來沙，面見程次長，言其所部，不願附逆自殺，以污辱其向

來忠勇之名譽。請總統勿信謠傳，免致離間。且言其各官長皆知陳炯明可與共患難，而不可與共安樂者，其人性質，有私無公，有我無人，有親無友，有口無心，冒人之功，謾已之過，陰險詐詐，濫狹貪險；如今日有求於我，則卑躬屈節，欺詐行偽，凡為人之所不屑為者，而彼竟為之；倘一旦時過境遷，功成事畢，則負恩忘義，背信失約。舉凡人類所不忍為者，而彼亦必忍為之。故數年來，無論其戰時平時，偶獲勝利，則志高氣揚，驕橫跋扈，暴戾恣睢，為所欲為，忘其所以。如遭挫折，則恍惚迷離，怯懦驚慌，垂首喪氣，手足不知其所措。人謂其為十二世紀之奧維亞邪說，皆不足以惑人心而亂天下；吾無以名之，名之曰疑忌嫉妒，卑鄙惡劣之小人，寒酸鮮恥，人面獸心之敗類。吾軍素明大義，決不充其「陳錕馬」親之死黨，以供一家一族之驅使，而受人魚肉也。又云，某師長親赴前敵，專為觀察情形，決不充任「陳錕馬」揮名目，我軍一俟其回省，擬即聯名發表宣言，以為擁護總統，脫離叛軍之表示。總統派員慰之曰，如某軍甘心附逆，執迷不悟，則不過為叛逆陳炯明私人之功狗，終見其自斃而已；倘能覺悟自警，反正附義，尚不失為悔過之良好軍人，吾固知某軍必有悔悟反正之一日也。

二十七日 接許軍長與李總長十九日來電，報告戰況，乃知前方連獲勝仗消息，皆非子虛。又知湘軍陳嘉猷旅長所部，已集中仁化縣，不日即可加入戰線。總統聞之，不勝欣慰，本日接各方消息，皆言叛軍大敗，然尚未證明韶關為我所得也。

二十八日 本日消息，我軍尚未佔領韶關，而翁源方面，且有敗退之耗，殊為憂慮。總統致電李總長，慰勞前敵將士，並令

其指揮前方各軍，以收統一之效。聞第一師已在翁源方面附近奉戰，總統言曰，該軍如此，仲元死不瞑目矣。

二十九日 接許軍長二十三日來電，報告戰況，甚為得利。且知翁源失而復得，黃大偉司令所部，亦已加入翁源戰線，陳嘉猷旅長所部，即可進攻樂昌云。是夜八時許，叛軍乘民船，由車至砲臺方面，駛入我海軍防線，冀圖襲擊海軍，幸為我哨船發覺，開鎗擊退。

三十日 探報陳炯明派陳永善，在江門裝修鋼板小輪船三十二艘，招募敢死隊三百名，預備襲擊海軍之用。總統言，敢死隊純出於自願犧牲，豈可招募而得？且何處去招募如許敢死隊與領江之人？陳炯明謀害之心雖切，此種伎倆，終無如我何也。傳令各艦將士，嚴密防守，勿自驚擾。

三十一日 總統致李總長許軍長電，授其作戰方略。又致前方各將領函。本日叛軍方面戰報，言追擊我軍至周田大橋等處，惟對於仁化樂昌方面戰事，毫未提及。如果其深入周田，必為吾始與仁化兩軍所夾擊，總統深信我軍退却，必有計畫，不致倉卒無紀也。

八月一日 今日南方消息沉寂，不知勝負究竟如何？各艦將士，皆有為之青年，惟動激意氣，不顧大體，且缺乏互助精神，士兵又多分省界，易滋誤會。於此一月餘日，總統在艦之苦心孤詣，辨難解紛之勞劇，比諸前線作戰之困難，更甚什倍。如稍無激力堅忍之心，決不能維持至於如此之久也。

二日 近日前方消息不利，而總統則泰然如常，毫不以失敗為念，深信最後之勝利，必歸我軍，故絕無沮喪之態。

三日 總統致某師長函，說明北伐軍決無為逆軍消滅之理，

令其從速起義，以挽回前方戰局。總統對某師言，軍事之得失與成敗，當聽其自然，不可勉強而行，徒使人以難堪其事，或有非人力所能為也，云云。

四日 前方消息，言我軍已失始興，殊非意料所及，疑信參半。總統判斷前方戰況，言七月二十九日以前，我軍在中兩路，似皆敗退，惟右路仁化樂昌方面之滇湘軍，仍能堅持陣地，且有進步。則七月間第一項作戰結果，我軍不得謂之失敗，尙望其能即日取勝，挽回以後戰局耳。

五日 叛軍用小輪襲擊艦隊之風聲益急，總統面授各艦長以防備計畫，布置完備，不慮叛軍之來襲也。各艦士兵，亦振作精神，服務習勞，日夜不息，毫不見其倦怠之色。總統言，吾國海軍，皆能如今日艦隊將士服從命令，則國事早定，豈復有如此天淵之變乎？各國海軍，見我將士勤勞守職，日夜不替，亦為之贊歎不置。嘗對總統曰，貴國海軍士兵，能如此服從堅守，陳炯明雖有三百艘小輪船，三千人敢死隊，亦無所施其技矣。

六日 致李總長電，問其前方戰況之勝負，究竟如何？有人來艦報告，言南雄已于四日失守，確為叛軍佔領；惟另一消息，又言我軍已反攻至江口者，有言叛軍為式亮，已受傷斃命者，有言某方軍隊已與叛軍脫離關係，宣布獨立勳員來省者，各方報告，紛紛不一，至難判斷。總統言，須待其確實報告，方可深信，此皆不足為憑，惟有照前定計畫，慎防敵艦，鞏固艦隊，靜待前方確實報告而已。

七日 各方消息，皆言我軍敗退，南雄為叛軍未佔領，惟得前方報告，不把信以為真。有人言前方既已失敗，總統已無留粵之必要，蓋逆軍後方之兵力，已難牽制，此時又不能集合各方義

軍，攻取省城。而前方基本部隊之職，決非一時所能挽回，則總統在粵昔日之所謂維繫軍心者，已失其效，如仍株守軍艦，徒冒無謂之險，有何益處？此時當以速離廣州，則國運取，以安前方軍隊為要圖也。總統言：須得前方確報，則我心方安，否則艦隊難守，其將何以對前敵與艦隊各將士耶？故總統決心，如一日不得前方敗退確報，即一日不離廣州艦隊也。

八日 居正程潛二君來艦，商議總統行止。總統以未得前方確報，決不輕棄職守；又言敵報不足信，如前方軍隊未退，以我離粵，奉勳前方軍心，因以致敗，則我將何以對前方兩萬餘人為我犧牲之將士耶？故其決心，屹不為動。各方消息，言逆軍裝製小輪船鋼板已妥，必來襲擊艦隊，其言且日如此緊急，而終未見其來襲。總統料其必無來襲之理，是以日日在驚濤駭浪之中。而日日安定如常也。

九日 有人密報，陳炯明圖艦計劃，專購坐艦一艘，一方面購買坐艦士兵中立，不加抵抗，一方面購買某艦官長發砲，射擊沙面外人居留地，假作抵抗之勢，以為炮由艦隊所發，使外人干涉，以拳匪之禍嫁於總統。陳炯明謀害總統之計，狠毒如此，殊非常情所詭測也。總統聞之，言吾信陳炯明或有此計。然今日幸已敗露，當不致為所陷害，吾可派人通告各國領事，囑其自衛，如果有此慘無人道，嫁禍貽患之不軌舉動，陳炯明當負其責也。是日，某顧問來報，言前月抄南雄確為北伐軍佔領，故前日報告，不能達到，北伐軍已於六日退離南，此息確實無疑。總統以某顧問向不輕言戰情者，聞其報告，乃召集各艦長會議，食稱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敵，戰局必危，總統株守省河有損無益，遂決離粵赴滬之計，并託某顧問通告各國領事以總統即日離粵之事。當時本擬乘搭商輪，公然離粵，後承英領事官，孫總統如果離粵，則吾可派炮艦摩漢號護送總統往滬，不必另搭商輪；明日且有俄國皇后號郵船，由港往滬，如孫總統決意赴滬，請於下午三時，趁摩漢炮艦赴港，本領事可以電知香港預備船位也。某顧問回艦報告英領事之意，總統以其聲意難却，故決於

下午三時，摩漢炮艦離粵，艦隊善後事宜，委託林直勉辦理，率軍艦二人，代為守備，並發一月軍餉。摩漢炮艦離粵時，粵軍門要塞。總統自六月十六日離粵以來，粵方離廣州。總統與孫督軍曰，不圖吾與君等竟得脫險以有今日，一息尚存，此志不慚，民國責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輕棄；以自負初心也。當晚悲歌慷慨，與孫督談時局，及外交事，至深夜二時後始就寢。茲錄其對於外交一節之談話如下：

總統言，美國素重道義，主持人道，法蘭西尊重主權，又肯建義，而英國外交，則專重利害，惟其主義，中正不偏，又體諒是非，主持公道，故其對外態度，尚不失其大國之風，任在令人敬愛。吾國建設，當以英國公正之態度，美國遠大之規模，以及法國愛國之精神為模範，以樹吾民千百年永久之計。然而今日中國之外交，以國士購接；關係密切言之，則莫如蘇俄埃俄兩國。至於國際地位言之，其與吾國利害相同，毫無侵略顧忌。而又能提倡互助，策進兩國利益者，則德俄是也。惟乎國人不明德俄真相，徒以德俄大戰失敗為不足齒，而不知其固有之人才與學問，皆足資助吾國，發展實業，建設國家之用也。又以為俄國布爾什維克為可怕，而不一究其事實。吾憶三年前，日本參謀本部員某，訪余於上海，問余是否贊助俄國之無政府主義者？余答其俄國列有政府，組織完備，固非其堂堂正正之政府。為指其為無政府耶？該員聞此，亦不知其言何自出，乃竟不能復答。今日吾國人士，制俄之恐怖心，固猶如昔。至於今日俄國之新經濟政策，早已變更其共產主義，而採用國家資本主義，並弛私有，其其事已逾一年。而國人不知，至今尚指其為共產主義，為過激黨。其故蓋中某國不能發展其侵略主義於東亞，而又與俄國利害衝突，積不相能；故俄國明明有政府，乃強指其為無政府。俄國早已弛去私有之禁，而又宣佈其為共產黨，為過激黨，以彼之恐怖而不相容者，而又忌人稱交親善，故特布此恐怖之宣傳，吾國外交，本非自主，向落人後，而又不能研究其利害得失之所在

，確可款也。今後吾國之外交，對於海軍，固當注重；而對於歐亞大陸之俄德二國，更不能不特別留意，不宜盲從他國，致為人所利用也。

十日 上午六時，船抵香港，旋即往俄國皇后號郵船。香港政府派員前來，照料一切。正午十二時，由香港啓程，出口歸滬。十一日 總統在船接廣州英領事無綫電，通報白鵝潭海軍情形，及保護人員離粵往滬事，總統覆電感謝。

十二日 總統在船，大定宣言大旨。當討論宣言主旨時，總統以聯省自治，與分縣自治二者，言之為尤切。至其大意，以中國各省之土地與人民，皆比世界各小國為大而且多，故各省之自治，可不依附中央，而有獨立之能力。中國此時，所最可慮者，乃在各省命名自治，實行割據，以啓分崩之兆耳。故聯省自治制之所以不適於今日之中國也。至言真正自治，則實行分縣自治，蓋縣之範圍有限，凡關於其一鄉一邑之利弊，其人民見聞較切，興革必易，且其應享之權利，亦必能盡其監督與管理之責，不致如今日之省制，大而無實，復有府道界限之爭也。分縣自治，或不免其仍有城鄉區之分，然其範圍狹小，人民辨別較易，以其身事攸關，公共事業之善否無是，當不致為中級社會所遺棄。且因其範圍不廣，故其對於中央，必不能脫離而稱獨立也。至如今日之所稱為聯省自治者，如果成立，則其實上足以脫離中央而獨立，下足以壓抑人民而武斷，適足為野心家優其名，而行割據之實耳。吾之主張聯省，不如分縣者以此，當表明通，必有決擇也。

十三日 總統在船，有人言：陳炯明自認此次廣州氣亂為革命，視總統為南北統一之障礙故要求總統實職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約言也。總統言：與徐同時下野之約言，不知其從何而來？吾

在民國元年。曾有與總統同時退位之語，謂今日與徐同時下野之說則無有，其或遺囑生事者，根據於與徐同時退位之語而來，不過假此以淆惑世人耳目耳。如果吾有與徐世昌同時下野之語在前，是無異承認其為合法，承認其為正式總統，安能為之？吾之就總統職者，乃知名器之不可假借，政權之不可虛懸，正名定位，不使是非混淆，以亂天下人之耳目，名分既定，則吾自無與徐同時下野之理，至於南北統一之說，焉得謂之統一之障礙哉？蓋於革命與叛逆之名，則不可絲毫假借，其理甚明。蓋革命為一實貴尊嚴之名詞，須知革命有革命之主義，有革命之道德，有革命之精神。法國革命之主義在自由，美國革命之主義在獨立，而吾國之革命，乃求實行三民主義也。故革命之精神與道德，亦皆由此三民主義而出。至於陳炯明此次叛亂之行為，謀兵殃民，圖謀謀害，適與革命之精神與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義，則在盤踞與割據，以逞其一己之私慾而已，此革命與叛逆之所以分，不容絲毫混淆者也。倘令彼能堂堂正正，以革命政府之命，則革命為吾人所樂許，吾且獎勵之不暇，焉能禁人之不欲加諸我也。惟亂臣賊子，不得借湯武神聖革命之名詞，以實施其篡竊篡盜之行為耳。猶之鴉片膏藥之替代，不能不為託斯唐虞周之美名，此猶前歷史者，所詭詞之，而現其在於一護法旗幟之下，大業未終，亂賊降敵，乃可謂獲名稱，以自掩飾，公道在。豈能盡欺耶？

十四日 上午，在吳淞登陸，安插上海。各團體等代表等，在岸歡迎者，約數千人。晚連日颶風驟雨，鵝立江岸不懼，民情亦至可感。下午，西園開會，討論國會與時局各問題。

十五日 發表護法護憲宣言。總統自六月十六日復離以來，至此已屆兩月，曠日又為陳炯明叛亂二週年志紀念日也。